

单位代码	10445
学号	2017020189
分类号	G649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英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为例

**Research on the Building of British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s
—Take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一级学科：教育学

专业名称：高等教育学

学习方式：全日制

研究生：吴祥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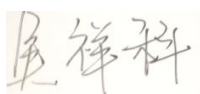
指导教师：王向华

提交时间：2020年5月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 (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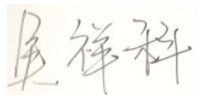
导师签字：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学校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学校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2020 年 5 月 31 日

签字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目录

摘要.....	I
绪论.....	1
一、论文选题缘由.....	1
(一)选题背景.....	1
(二)选题意义.....	2
二、研究综述.....	3
(一)国内研究综述.....	3
(二)国外研究综述.....	7
三、相关概念界定.....	10
(一)智库.....	10
(二)教育智库.....	10
(三)高校教育智库.....	11
四、研究方法.....	11
(一)文献研究法.....	11
(二)案例研究法.....	12
第一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发展历史.....	13
一、初创时期.....	13
(一)伦敦日间培训学院的建立.....	13
(二)教育学院的成立.....	14
二、重建时期.....	15
(一)战争前期.....	15
(二)战争时期.....	16
(三)战后时期.....	16
三、扩张与发展时期.....	17
(一)扩张时期.....	17
(二)恢复与发展时期.....	18
四、智库时期.....	18

第二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功能.....	20
一、教师培训.....	20
二、高等学位的学习和教育研究.....	21
三、政策咨询.....	23
四、社会服务.....	25
第三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运行机制.....	27
一、组织管理机制.....	27
二、人才培养机制.....	30
(一) 人才培养结构.....	30
(二) 人才培养过程.....	31
三、资源保障机制.....	33
(一) 多元化的资金保障.....	34
(二) 丰富的知识资源.....	35
(三) 人才资源.....	36
四、政策咨询机制.....	38
(一) 直接委托机制.....	38
(二) 大学中转机制.....	39
(三) 建立国家数据库.....	40
五、影响推广机制.....	41
(一) 参与政策制定.....	41
(二) 借助网络、媒体等平台扩大影响力.....	41
(三) 通过成果发布提高影响力.....	42
第四章 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44
一、IOE 教育智库建设的特点.....	44
(一) 重视人才培养.....	44
(二) 重视政策咨询.....	44
(三) 强调社会服务.....	45
(四) 注重影响力的建设.....	46

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的问题.....	47
(一) 人才培养功能弱化.....	47
(二) 资源保障不足.....	48
(三) 政策制定参与度低.....	49
(四) 影响力不足.....	49
三、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50
(一) 高校教育智库的外部建设.....	51
(二) 高校教育智库的内部治理.....	53
结语.....	55
参考文献.....	56
致谢.....	59

摘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关的建设经验。因此，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是一所全球一流的高校教育智库，一直处于全球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的顶尖水平，它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所独立自主的教师学院，也是世界领先的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本文以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为例，对其整体的发展历程、功能以及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期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本文对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论述，将其分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初创时期、战争与重建时期、扩张与发展时期以及智库时期。本研究介绍了从1902年伦敦日间培训学院建立，经过战后的艰难发展，到1994年由于实施矩阵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跨越，再到2014年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成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校教育智库。

其次，本文介绍了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功能。一是教师培训，通过不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为英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输送教育领域的实务型人才；二是高等学位的学习以及教育研究，通过高等学位的学习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位需求，通过教育研究，服务于伦敦地区的社会发展；三是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为政府部门进行教育决策提供建议和理论基础，同时向其它教育主体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四是社会服务功能，以伦敦大学学院为基础，扎根城市，推动伦敦地方乃至整个英国的教育发展。

同时，本文对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运行机制做了详细论述。在组织管理方面，施行矩阵管理模式，注重跨学科研究；在资源保障方面，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丰富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为教育学院的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培养方式的多样性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影响推广方面，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推广途径，使其研究成果不仅能被政府的教育决策者所采用，同时也能够方便为大众服务；在政策咨询方面，集“直接委托机制”、“大学中转机制”和“建立国家数据库”于一体，积极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定过程。

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校教育智库提出了几点

建议。在外部建设方面，应当加强资源整合，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完善经费管理，拓宽资金来源；拓展推广渠道，提高智库影响；健全舆论引导，服务地区发展。在内部治理方面，应当重视人才培养，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健全绩效考核，重视研究成果评价；改进管理模式，实行矩阵化管理；转变研究范式，提高决策制定的参与度。

关键词：高校教育智库；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建设特点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lacking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S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s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OE) is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 which has been at the top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 in the world. It is a single faculty College of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the world's leading 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study takes IOE education think tank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s in the UK, which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s in China.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OE education think tank, 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development stages: start-up period, war and reconstruction period,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education think tank period. This study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 in 1902, and the difficult development after the test of war, and the great leap brought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trix management mode in 1994. Finally, it merges wit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becomes a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 with world influence.

Secondl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of IOE education think tank. First, teacher training,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has been providing practical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the UK and even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 Second, the study of higher degrees and educ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study of higher degrees to meet the growing degree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through education research, to ser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London. Third, providing education consultation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educational decisions, and to provide educational advisory services to other educational subjects. Fourth, the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it's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takes root in the cit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London and the whole UK.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OE.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mplements matrix management mode and pays atten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ource guarantee, it has diversified capital sources, rich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talent support, providing material guarante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n terms of talent training,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ty of training methods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terms of impact on promotion, through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chann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not only be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 policy makers, but also be convenient for the public. In policy consultation, it integrates "direct entrustment", "university transfer" and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databa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education polic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extern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carry ou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funds, broaden the sources of funds; expand the promotion channels,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mprove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n the aspect of intern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alents and build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mprove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mprove management mode and implement matrix management; change research paradigm and improve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nk tank;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绪论

一、论文选题缘由

(一) 选题背景

2013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智库发展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智库的建设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国智库的建设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得到国内学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2018年3月份，复旦发展研究院、澎湃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全球化智库联合主办了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发布会，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高校教育智库作为我国教育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开始获得较大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顶尖高校教育智库相比，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智库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8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共有8162家智库，其中美国1871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22.92%；中国507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6.22%；英国321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3.93%；印度509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6.24%^[1]。从智库数量分析上看，美国独占鳌头，智库发展地位处于全球顶尖水平。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在全球教育智库排名上，美国也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但英国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简称IOE)。

IOE教育智库是一所全球顶尖的高校教育智库，一直处于全球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的顶尖水平，如表1所示，是根据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所整理的近几年世界教育智库的排名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研究项目(TTCSP)增加教育智库排名以来，IOE在高校教育智库的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在世界教育智库中的排名也一直稳定在前20位，丝毫不逊色于美国顶尖的高校教育智库。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英国IOE教育智库的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和

^[1]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9:36-37.

分析，以期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表 1: IOE 教育智库的排名变化情况

年份	IOE 在世界高校教育智库中的排名	IOE 在世界教育智库中的排名
2014	3	17
2015	3	18
2016	3	18
2017	4	18
2018	4	18

资料来源: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9:120-122.

(二)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我国学者虽然已经对智库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但研究大多集中在“智库建设”、“新型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等方向，对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匮乏。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对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对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上，对其它国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 IOE 教育智库作为个案，对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本文之所以选择英国高校教育智库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英国具有全球高水平的教育智库，更是因为其完善的理论体系与合理的运行机制，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实践意义

本文以 IOE 教育智库为研究对象，对探究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2015 年 1 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随后我国掀起了智库建设的热潮，我国教育智库的发展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校教育智库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获得如此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理应看到其不足的一面。第一，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缺乏权威性和竞争力。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8中国智库报告》，我国综合影响力前50位的智库中，仅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一所高校教育智库。虽然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教育智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但相对于官方教育智库而言，仍然处在劣势地位。第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政策研究能力有待提高。教育智库理应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仅是作为相关教育政策的传达者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第三，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管理模式有待优化。当下，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还存有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加强高校教育智库的外部建设和内部治理，提升高校教育智库的影响力。鉴于此，本文以IOE教育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建设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相关的借鉴与经验。

二、研究综述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并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了解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现状，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平台等中文数据库，以及Scopus、EBSCO和PROQUEST等外文数据库，同时查阅参考了相关学术专著的内容，对有关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现将整理结果归纳如下：

（一）国内研究综述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今天，智库在每个国家都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作用，并在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道路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也逐渐将目光聚焦在智库研究上，以期为我国智库的发展和革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问题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基于此，众多知名智库开始对教育问题进行关注并开展深入研究。同时，各个国家逐步开始建立专门的教育智库，开展对教育问题及教育政策的研究。

1.关于教育智库的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方式，以“篇名”作为检索条件，以“教育智库”作为检索关键词，共搜集到相关文章 211 篇，其中包含期刊论文 180 篇，报纸论文 17 篇，研究生论文 12 篇，会议论文 2 篇。通过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关于教育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教育智库的功能以及特征的研究。张武升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在本质上具有学术性与政策性相统一、独立性与非独立性相统一、市场性与非市场性相统一、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以及盈利性与非营利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1]。刘来兵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具有发挥文明传承、发挥资政建言、发挥理论创新、发挥舆论引导以及发挥公共外交五大功能^[2]。刘慧婵和耿丹青等人指出：对重大教育政策法规的社会反响进行前瞻性分析、打造研究成果的多元化传播平台、加强对教育突发事件的敏感度以及提升对教育舆论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四种我国教育智库舆论引导功能路径探索的方式^[3]。

第二，关于教育智库的建设研究。王建梁和郭万婷指出我国教育智库存在专业性不强、独立性欠缺、影响力不足、可操作性差以及结构失衡等问题，并提出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应做到变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变应急导向为前瞻导向、变体制依附导向为独立发展导向、变单一学科导向为跨学科导向、变单一服务导向为综合服务导向以及变内部封闭导向为协作共赢导向^[4]。郝平强调要坚定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方向，明确其定位，发挥教育智库的工作优势、体制优势和组织优势，实现我国新型教育智库的研究重心、方式以及组织形式的转变^[5]。付卫东和付义朝指出，我国教育智库仍面临智库人员独立性不足、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落后、创新性不强以及教育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弱等问题，并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提出了合理性的意见^[6]。申国昌和程功群为真正提高教育智库的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提出需要保持智库的主体地位、建立创新协同机制、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增强教育战略意识以及完善

[1] 张武升.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本质特征[J].教育研究,2015,36(04):16-19.

[2] 刘来兵.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内涵与功能[J].教育导刊,2016(11):29-33.

[3] 刘慧婵,耿丹青,蔡炜,劳汉生.新媒体环境下教育智库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J].教育评论,2019(07):14-20+94.

[4] 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34(09):1-6.

[5] 郝平.加快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J].教育研究,2015,36(01):4-9.

[6] 付卫东,付义朝.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6(02):167-176.

决策咨询制度六种建设路径^[1]。

第三，关于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汪明和贾彦琪指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足、研究能力有限、缺乏实际影响力等问题，并提出确保高校教育智库的独立自主发展，加强高校教育智库的多方合作，转变其研究范式，以更好发挥高校教育智库的政策研究与服务功能^[2]。李清刚指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不足，并提出了高校教育智库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同时进行、协同推进的方式，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进行治理重建^[3]。翁渊瀚认为高校教育智库在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具有独立性、民主性以及科学性等独特的价值，并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所处的困境做了相关论述^[4]。韩凯辉和徐艳利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定位做了叙述，并指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存在理论性与应用性、学术型与政治性以及独立性与服务性的矛盾，强调高校教育智库应完善参与机制、评价机制和运营机制，优化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路径^[5]。

2.关于英国教育智库的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进行主题检索，以“教育智库”并含“英国”，或者以“教育思想库”并含“英国”作为关键检索词进行检索，共搜集到相关文章6篇。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对于英国教育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英国教育智库的运行模式与发展机制进行研究。袁本涛和陈东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对英国教育智库的运行模式和和发展机制进行了剖析^[6]。同时，《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一书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概况、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进行了最系统、最详细的介绍，并对英国智库的建设、管理和运行进行了考察和探究。第二，关于英国教育智库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袁本涛和陈东提出启蒙模式、政治模式、相互作用模式以及解决问题模式四种知识运用模

^[1]中国昌,程功群.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角色定位及建设路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06):85-92+157.

^[2]汪明,贾彦琪,潘新民.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困境及其对策[J].江苏高教,2015(04):39-41.

^[3]李清刚.论高校教育智库的治理重建[J].高教探索,2017(09):23-28.

^[4]翁渊瀚.论高校教育智库在教育决策中的价值、困境与定位[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36(06):41-44.

^[5]韩凯辉,徐艳利.高校教育智库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定位、困境及路径[J].当代教育科学,2019(02):50-54.

^[6]袁本涛,陈东.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英国教育智库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03):85-90.

式在英国教育智库中更为常见，并指出了在这四种知识运用模式下英国教育智库作用的体现^[1]。第三，以具体的英国教育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英国教育智库的建设进行研究。郭婧对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决策咨询、知识传播、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等功能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提供了借鉴与经验^[2]。陈东和袁本涛以英国萨顿信托为例，以“学校开放计划”和“高能力学生计划”为具体案例，对萨顿信托的部门配置、组织结构、人才选取以及竞争合作做了论述^[3]。

3.关于 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关于 IOE 教育智库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李洋帆和傅维利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硕士培养为例，从其专业的设置方向、培养目标、课程以及学分等方面，叙述了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硕士的培养现状，并进一步指出增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建立灵活的学习证明体系，适时调整培养过程，以提高我国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4]。刘江岳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证书(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简称 PGCE)的课程设置为例，对英国中学教师的培养模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指出 PGCE 培养模式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申请者有多方面的准入要求；二是宽口径培养，毕业生能够胜任两个学段和两门科目的教学^[5]。

第二，关于教学和课程设置的研究。徐娟在以爱丁堡大学莫雷教育学院的教育学士学位(Bachelor of Education, 简称 PGCE)课程计划和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PGCE 课程计划为例，对英国教师教育课程的现状、特点以及效果等进行了研究^[6]。2002 年贺国庆和张薇，对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 PGCE 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指出其课程具有富有弹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导师指导和自学相结合的特征^[7]。

^[1]袁本涛,陈东.研究与转化的桥梁:从知识运用看英国教育智库的作用[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02):32-37.

^[2]郭婧.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4(09):71-76.

^[3]陈东,袁本涛.“做中思”—教育智库转型的新思路—以英国教育智库萨顿信托为例[J].教育探索,2019(03):100-108.

^[4]李洋帆,傅维利.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硕士培养现状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2):36-39.

^[5]刘江岳.英国教师教育 PGCE 培养模式的特点与启示—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当代教育科学,2015(17):48-50.

^[6]徐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现状述评—以爱丁堡大学莫雷教育学院和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教师教育研究,2007(02):76-80.

^[7]贺国庆,张薇.英国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及教学特征—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02(11):16-19.

(二) 国外研究综述

1. 关于英国智库的研究

一般来说，对英国智库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是英国本土的学者，也有部分学者来自于欧洲以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通过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英国智库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英国智库的定位、功能和发展等相关研究。詹姆斯·A.史密斯 (James A. Smith) 是最早对英国思想库的影响作出分析的学者，他认为英国思想库是“一种致力于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来影响公共政策的独立组织”^[1]。这个定义中既没有对智库最小规模的限制，也未排除其政治的党派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98年英国学者安德鲁·德纳姆 (Andrew Denham) 和马克·加内特 (Mark Garnett) 指出“智库”一词源于二战时期的军事术语，20世纪50年代后用于指“合同研究组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并认为智库内容影响着意见氛围，或者就是意见氛围的观点^[2]。安德鲁·里奇 (Andrew Rich) 对智库为何做了相关定义，并认为智库要尽可能地投身于政治，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思想来影响政策制定^[3]。英国学者考科特·理查德 (Cockett Richard) 历史性地分析了自1931年至198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自由派思想库从形成、缓慢发展、成功直至最后衰落的过程^[4]。

第二，除此之外，关于英国智库的知识生产、信誉建立、传播活动以及政策影响过程等，也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随着对智库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黛安·斯通 (Diane Stone) 首次以中观视角分析了思想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指出了在政策研究机构中进行知识交流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对智库的认知网络和组织管理进行了详细分析^[5]。2004年又与安德鲁·德纳姆一起汇总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余个国家的智库状况以及对各国政策影响的分析^[6]。2007年，又对智库作为

^[1] Simon James. The Idea Brokers: 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492.

^[2] Andrew Denham, Mark Garnett. British Think Tank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M].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8-16.

^[3] Andrew Rich. Think Tanks, Public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Cockett Richard.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 Tanks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M].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4.

^[5] Stone Dia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6] Stone Diane, Andrew Denham.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Analysis Across Nation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4.

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智库服务于公共政策和智库产生新的思想三种观点做了详细论述^[1]。

第三,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几年关于英国智库的研究,开始倾向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2010年,哈特维格·波茨(Hartwig Pautz)分析了英国和德国智库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讨论了什么是智库的问题,以及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内部的决策机构^[2]。2016年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Abelson)、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以及忻华(Xin Hua)等学者在《Think Tanks,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中,详细说明了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智库对各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3]。德国学者 Jesper Dahl Kelstrup 则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详细比较了智库传播活动在英国、德国和丹麦的数量差异^[4]。可以看出,有关英国与其他国家智库之间的比较研究,是近几年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

关于英国智库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至80年代,英国的学者最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智库的定义、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上,研究重点停留在思想层面。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在现实层面关注智库的发展与建设。之后,随着英国智库的蓬勃发展,西方国家的学者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英国智库展开研究,其研究多集中在运行机制、资金运作以及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等方面。

2.关于英国教育智库的研究

教育智库是智库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詹姆斯·G.麦甘博士指出,教育智库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有关教育问题的创新研究和策略分析,它们擅长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引导公众就教育政策问题展开广泛的辩论,促进相关行动者之间的合作,维持公众的支持和资助,提高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5]。关于英国教育智库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Stone Diane. Recycling Bins, Garbage Cans or Think Tanks? Three Myths Regarding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 85(2): 259-278.

^[2] Pautz Hartwig.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Actors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Social Democrac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4; 12(2), 274-294.

^[3] Donald Abelson, Stephen Brooks, Xin Hua. Think Tanks,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17.

^[4] Jesper Dahl Kelstrup.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in think tank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 Denmark and the UK [J]. Policy Sciences, 2017; 50(1): 125-137.

^[5]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9: 47.

第一，对教育智库如何参与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进行了研究。黛安·斯通是较早进行智库比较研究的学者，她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智库的作用，同时详细论述了教育智库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1]。斯蒂芬·鲍尔(Stephen J. Ball)在《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一书中，通过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些关键人物进行访谈，试图对教育政策形成过程的特点进行描述，并对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进行分析，并指出广泛的社会辩论在英国教育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既是英国教育智库影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扩大智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2]。鲍勃·林加德(Bob Lingard)认为，教育公司和智库的发展，是全球教育治理新模式出现的标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形成了新的政策制定网络^[3]。2018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勒普顿·露丝(Lupton Ruth)和悉尼大学的海耶斯·黛布拉(Hayes Debra)以学校的教育不平等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智库的活动概况，探究智库如何影响有关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智库研究人员与社会批判者的教育倾向与策略的差异^[4]。

第二，一些学者将智库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综合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排名研究。詹姆斯·G.麦甘博士主持的TTCSP项目，自2012年以来开始对全球教育智库进行综合排名，英国的IOE教育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和教育市场改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Market Reform of Education)一直处于全球一流教育智库的行列。日本国家研究院的世界智库名录(NIRA's World Director of Think Tank)对世界各地顶级智库进行了综合排名，其中包括对英国教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智库。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整理、分析后发现，国内学者更热衷于对美国教育智库的研究，对英国教育智库的研究则相对匮乏，只有少量关于英国教育智库的文章。虽然在数量上英国智库不及美国多，但有些智库如亚当斯密研究所、IOE教育智库等高端教育智库，即使与美国的顶级教育智库相比也毫不逊色。因此，对英国教育智库的发展

^[1]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Routledge,1997.

^[2] [英]斯蒂芬·鲍尔.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07.

^[3] Lingard B,Rizvi F.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M]. London:Routledge,2010.

^[4] Lupton Ruth, Debra Hayes. Think Tanks and the Pedagogical Dispositions and Strategies of Socially Critical Researchers: A Case Study of Inequalities in Schooling[J].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2018(16):202-216.

和建设进行研究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三、相关概念界定

高校教育智库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处理好高校和智库的关系，本研究着重对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进行探究，并将对智库、教育智库和高校教育智库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一) 智库

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智库”(Think Tank)的概念，它被认为是相关人员聚集在一起制定军事战略的组织，也被称作“思想库”、“智囊团”、“脑库”等。

加拿大学者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e E.Abelson)认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1]。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认为，智库是独立的、没有利益诉求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非营利性组织^[2]。英国学者詹姆斯·A.史密斯强调，智库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它是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建议的非营利性、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机构^[3]。詹姆斯·G.麦甘博士认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与公司之外的高度自治的政策研究组织，是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它面向政策决策进行研究和分析，并针对国内外议题提出建议，使决策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对公共政策问题作出决策。”^[4]

我国学者薛澜和朱旭峰则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5]。

根据以上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论述，本研究认为：智库是独立的，通过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研究组织机构。

(二) 教育智库

[1] [加]唐纳德·E.埃布尔森. 智库能发挥作用吗[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11.

[2] [美]安德鲁·里奇著, 潘羽辉译. 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04): 6—7.

[3]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1993:8.

[4] [美]詹姆斯·麦甘, 理查德·萨巴蒂尼著. 全球智库 政策网络与治理[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20.

[5] 薛澜,朱旭峰. 中国思想库的社会职能—以政策过程为中心的改革之路[J].管理世界,2009(04):55-65+82+188.

教育智库是智库的一个重要类别，詹姆斯·G.麦甘博士在《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指出，顶级的教育政策智库是通过对广泛的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卓越创新研究和战略分析的组织机构^[1]。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智库中进行教育研究的部门，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教育政策中心；二是专门进行教育研究的机构，比如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我国学者庞丽娟认为，教育智库是围绕教育、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决策信息服务的研究型机构，是一般智库的特殊化^[2]。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教育智库是独立的，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研究来影响和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机构。

(三) 高校教育智库

高校教育智库是教育智库的一种重要类型，王建梁和郭万婷认为，高校教育智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组织^[3]。关于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众多国内学者对其展开研究，比如李清刚对高校教育智库的善治与监管做了详细论述^[4]，翁渊瀚对高校教育智库在教育决策中的价值、困境以及定位做了论述等^[5]。但是，由于目前人们对高校教育智库仍未形成一致的认识，所以很少有学者对高校教育智库的概念作出具体规定。

根据以上相关定义，本研究认为：高校教育智库是附属于高校，并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研究来影响和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高校教育研究机构。

四、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

本文检索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平台等中文数据库，以及 Scopus、EBSCO 和

^[1] James G.McGann.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7:47.

^[2] 庞丽娟.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5,36(04):4-8.

^[3] 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34(09):1-6.

^[4] 李清刚.论高校教育智库的善治与监管[J].高教探索,2019(02):29-34.

^[5] 翁渊瀚.论高校教育智库在教育决策中的价值、困境与定位[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36(06):41-44.

PROQUEST 等外文数据库，同时查阅参考了相关学术专著的内容，对有关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并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与 IOE 教育智库有关的书籍、期刊以及论文等各类文献资料，力图完整地梳理其发展脉络。

(二) 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是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或现象等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观察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启发性。本文以 IOE 教育智库作为个案，对其整体的发展历程、功能以及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发展历史

IOE 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所独立自主的教师学院，也是世界领先的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它致力于研究并解决当下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并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全球的教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研究等相关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建立至今它已有 118 年的发展历史，2014 年与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合并后，正式更名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在此之前，它是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组成学院之一，在英国 Quacquarelli Symonds 发表的年度大学排行榜中，在教育领域一直位居前列。研究 IOE 教育智库的发展历史，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初创时期

(一) 伦敦日间培训学院的建立

1900 年 3 月，隶属伦敦技术教育委员会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简称 TEB) 的高等教育小组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Sub-Committee) 撰写了一份关于教师培训的报告，对伦敦地区的教师培训作出的进一步的规定，指出 TEB 是伦敦地区唯一有合法能力资助教师培训的公共团体，强调 TEB 除每年提供给大学 10000 英镑外，还要额外向这些教师培训机构支付 2000 英镑的运作费用。在伦敦委员会 (London county council)、伦敦技术教育委员会、伦敦学校董事会 (London school board) 和教育委员会 (Board of Education) 的联合推动下，1902 年 10 月 6 日，伦敦日间培训学院 (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 正式建立^[1]。伦敦日间培训学院是 IOE 教育智库的前身，旨在为伦敦地区的小学培训优秀的教师，满足伦敦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

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是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教育学教授，他担任了伦敦日间培训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学院成立之初，只有 3 名员工，58 名学生，其中 23 名男学员，35 名女学员，都是在 18 到 22 岁之间。在最初的五年时间里，它一直在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学院建筑，这

^[1]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9-11.

为教师的工作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直到 1907 年，搬到南安普顿街 (Southampton Row) 的一所专用建筑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资金短缺的原因，伦敦日间培训学院的进一步的发展仍面临巨大的困难。

(二) 教育学院的成立

1909 年，伦敦日间培训学院不再只是一个教师培训学院，它成为了伦敦大学的一所教师学校，这意味着它在身份和地位上的重大转变。1911 年，伦敦委员会决定用四年制的课程取代学院当时施行的三年制课程。1914 年战争的爆发对学院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仅使得学生人数迅速减少，更为严重的是有不少师生在战争中丧生。1922 年战争结束，学院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如表 1-1)。此时学院不再只是培训小学教师，也开始培训中学教师，并开始为学生提供更高的学位，已经发展成为伦敦地区专业的教师培训中心。并且学院开始在教育学领域中引入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为学生从事研究活动提供了机会。在这期间，海外留学生逐渐增多，还专门成立了伦敦地区的殖民地教育咨询委员会 (Colonial Offi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Native Education) 对海外留学生进行管理。1905 年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 Percival R.Cole, Thomas T.Robert 和 Gertrude A.Rosedy 是学院最早的海外留学生^[1]。随后，更多国家的学生也开始来到这所学院进行学习。

表 1-1 学生数量变化

年份	学生数量
1913-1914	301
1918-1919	199
1919-1920	487
1920-1921	743
1921-1922	913

资料来源: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 13.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学院教学活动的多样性不断得到发展，教学层次不断提高，

^[1]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 14.

教育研究不断深入。到 1932 年，伦敦日间培训学院正式改名为教育学院(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简称 IOE)。身份地位的变化，极大提高了它的声誉，但同时也为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两个困难：一是新成立的教育学院失去了来自伦敦委员会的资金保障，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又不能为教育学院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教育学院失去了一定的自治权，其办学将以大学的活动为中心。

二、重建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战争前期、战争时期和战争后期，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经历过重建时期之后，IOE 发展成为一个集教师培训、教育研究、高等学位的学习以及留学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教育学院。

(一) 战争前期

1932 年到 1939 年二战爆发前，是学院平稳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更多的海外学生来到这里进行学习，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到 1939 年，海外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二是在这一时期，学院开始招收更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到 1938 年共有硕士和博士 88 人(如表 1-2)。但是，学生通过考试并顺利毕业却极其困难，1934 年共 8 名学生毕业，全部为硕士生；1935 年有 9 名学生毕业，其中 8 名为硕士生，1 名博士生；最多的时候是 1938 年共有 16 名学生毕业，其中 13 名硕士生，3 名博士生。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多，原有的校址已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学生和教师，1938 年 8 月，学院搬迁到伦敦大学的参议院大楼(Senate House)。

表 1-2 学生数量变化

年份	MA	Ph.D.
1933-1934	59	9
1934-1935	63	9
1935-1936	62	13
1936-1937	54	12
1937-1938	73	15

图表来源: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16.

(二) 战争时期

二战爆发后，在英国中央宣传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的指示下，学院转移到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在弗雷德·克拉克 (Fred Clarke) 的领导下，它成功地在战乱中生存了下来。战争给学院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学院的学生和教师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城市安全失去保障，教学实践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学院的教职工分布如表 1-3 所示：

表 1-3 教职工分布

	1938-1939	1946-1947	计划人数
院长	1	-	-
教授	1	3	5
副教授	-	4	5
高级讲师	10	15	20
讲师	3	11	44
兼职教师	7	3	-
指导助理	-	8	-
兼职助理	6	4	-
研究人员	-	1	4
共计	28	49	77

资料来源: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56.

教师稀缺，资源匮乏，学生数量减少是学院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也是学院发展史上最为困难的阶段。为解决当时英国师范教育普遍存在的这种问题，在 1944 年 5 月份由麦克内尔委员会向教育委员会呈递了麦克内尔报告，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在大学里设立教育学院，负责管理本地区的师范教育，将师范教育归入到大学下面；二是设立独立的委员会对本地区所有的师范教育进行负责和管理^[1]。麦克内尔报告对当时英国的师范教育造成了影响，并对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战后时期

^[1] Board of education. McNair Report[R]. London,1944:13.

二战后结束，1945年杰弗瑞(Jeffery)接任校长，在他的管理下，学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声望日渐升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人数迅速增长，1946年全日制学生的数量为658名，是1938年全日制学生的2倍多；二是教职人员迅速增多，对教职人员的需求主要是学生增多所导致，教职人员从1938年的28人增长到1946年的49人。

1944年伦敦地区区域培训机构(Area Training Organization, 简称ATO)建立，负责其所在地区所有教育学院的总体管理，位于伦敦大学。它与最初的伦敦日间培训学院具有不同的身份，但是由于它们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且被同一人员管理，这造成了两者在这一时期的混淆。这种混淆直到1975年ATO解散才消失。此时，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教师培训、教育研究、高等学位的学习以及留学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教育学院，这极大地提升了它的社会地位。

三、扩张与发展时期

(一) 扩张时期

经历了战后的重建，学院进入了稳步的发展时期。但是1963年，由罗宾斯委员会发表的《罗宾斯报告》认为，师范院校仍被排除在大学发展之外，英国师范院校的师生并没有享受到大学的教育。由于该报告的影响，英国大学进入到学生人数急速膨胀的时代，教育学院也开始进入到迅速扩张的时期。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63—1964年度，学院学生人数达到了13202人，并且在5年后更是增长到了20993人。

学生的急速增长，以及1973年和1978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为学院带了很多问题，这使学院的发展遭受进一步的巨大打击。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不仅对英国，对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也是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政治和公众的敌意、资金的短缺、思想的争论、裁员的生产等是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时期对它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1975年ATO被正式解散，许多教育学院关闭或与当地理工学院以及其他机构合并，学院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危机，在应对政治需要和社会需求的夹缝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

(二) 恢复与发展时期

丹尼斯·劳顿 (Denis Lawton) 和彼得·纽塞姆 (Peter Newsam) 分别在 1983-1989 和 1989-1994 年担任学院的院长，在他们的管理下，学院重新进入到了恢复与发展时期。1987 年 7 月 30 日，英国皇家宪章宣布，教育学院成为伦敦大学的一所附属学院，由皇家宪章注册成立。这预示着它拥有了合法的独立地位，稳定的资金保障和独立的管理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它获得了授予荣誉学位的权利。

1994 年，学院开始实施矩阵管理模式 (The matrix management)，取消了部门设置，同时规划与资源委员会、资源配置模型和学术信息管理系统等的建立与完善，为矩阵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学院发展实现了巨大跨越。教师教育、专业发展、教育研究和创新发展成为其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研究团体，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4 年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共同创立了伦敦知识实验室 (London Knowledge Lab)，这是一个与学习和技术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单位^[1]。2012 年又与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享并发展教育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通过革新管理模式，积极寻求外部合作，学院的发展实现了巨大的跨越，不但恢复了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更是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四、智库时期

2014 年 12 月 2 日，它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创建了一所拥有超过 35000 名学生的新机构，这是伦敦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英国最大的研究生院，拥有 19000 名研究生^[2]。它作为一所学院正式并入伦敦大学学院，并更名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开始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它们的合并将教育学院的专业知识和伦敦大学学院在教育研究方面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且在各种高等教育领域中建立起跨学科工作平台，进一步扩大了 IOE 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可以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伦敦大学学院为

^[1] Wikipedia.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CL_Institute_of_Education#cite_note-5,2019-7-30.

^[2] IOE. The history of the IOE[EB/OL]. <https://www.ucl.ac.uk/ioe/about-ioe/history-ioe,2019-8-11>.

依托，以教育及相关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集教师培训、教育研究、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为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高校教育智库，

目前，IOE 教育智库已经建立起 6 个学术部门，其中包括“文化、传播与媒体”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课程、教育学和评估” (Curriculum,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教育、实践与社会” (Education, Practice and Society)、 “学习和领导力”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心理学与人类发展” (Psychology and Human Development) 以及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同时拥有 40 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国际教育发展中心 (CEID)、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CGHE) 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HES) 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顶尖的教育研究中心。

第二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功能

有学者指出，“专业智库处于一线，占据影响政府决策的前台；大学智库则处于二线，位居影响政府决策的后台”。^[1]作为一所高校教育智库，IOE 通过矩阵管理模式，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促进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为教师培训提供理论基础，为政策咨询提供成果积累，为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为社会服务提供智力支撑。

一、教师培训

IOE 教育智库在教育研究领域内具有独特的优势，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教育资源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输送教育领域的实务型人才。

1902 年建立之初，为伦敦地区的小学提供教师培训是当时伦敦日间培训学院建立的最初目的。一战结束后，它开始扩大教师培训的范围，在为伦敦地区小学提供教师培训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中学教师的教育与培训。到 1920 年，学院有大约 80% 的学生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而接受教育与培训的，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是为了成为小学教师做准备的^[2]。截至目前，IOE 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是教师教育的全球领导者。IOE 为学生提供四种不同类型的 PGCE 课程：一是早期初级教师培训，这项课程主要是针对将来希望从事教授 0-5 岁幼儿教育的学生或已经在职的相关工作者准备，学生毕业将会获得幼儿教师资格；二是初级 PGCE 课程，主要是针对将来希望从事教授 5-11 岁儿童的学生而设定的，同时对希望从事教授 3-7 岁儿童教育的学生提供针对性教育，学生毕业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三是中级 PGCE 课程：主要是针对希望从事教授 11-19 岁的学生设定的，毕业后获得教授专业课的教师资格证书；四是义务教育后的 PECE 课程：主要针对希望从事教授 14 岁以上的学生设定的培训课程^[3]。同时，还为在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教育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提供各种短期培

^[1] 冯绍雷. 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所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02.

^[2]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 2002: 84.

^[3] IO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 PGCE[EB/OL]. <https://www.ucl.ac.uk/prospective-students/graduate/teacher-training/types-programme#otherdeg>, 2019-8-20.

训课程，也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学校和大学领导者以及从业者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学院的教师培训，一部分是为伦敦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供培训服务，另一部分则是为英国的殖民地提供教师培训服务，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国际上的教师教育中心。根据统计，在 2018-2019 年度，IOE 教育智库共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 6285 名，其中海外留学生共 1644 名，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占学生总数的 26.16%^[1]。并且，为保证留学生能更好的融入英国社会的生活，充分利用他们在大学的时间，伦敦大学学院推出了国际学生入学培训计划，对学生提供日常的医疗、交通和安全等实用的生活指南。

二、高等学位的学习和教育研究

在伦敦日间培训学院成立早期，由于对教师培训的重视，高等学位的学习还是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对于平时的管理规章和考试制度并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932 年学院的高等学位与研究部门 (Department of Higher Degrees and Research) 为学生的学习做了重新规划，包括上课的时间、地点以及考试的要求等。到 1937 年，学院共有文学硕士 68 名，哲学博士 15 名，但是成功拿到学位证书的却只有 11 人，其中文学硕士 8 人，哲学博士 3 人^[2]。二战结束后，学院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学科呈现多领域共同发展的态势，许多教授和研究人员因为在教育研究领域获得重大成就而被雇用。

随着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名合格中小学教师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学生唯一的追求，高级学位的获取也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目的。如表 2-1 所示，是近年来学院所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在高级学位的学习上，它是以研究生学习为核心的，相对来说，本科生的人数要比研究生人数少很多。目前 IOE 提供 57 种硕士学位的课程，包括儿童发展教育硕士、基础教育硕士、高等教育实践硕士、比较教育硕士以及其它不同类型的硕士学位课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教育理论到

^[1] UCL.Student statistics[EB/OL].<https://www.ucl.ac.uk/srs/student-statistics,2019-8-25>.

^[2] Richard Aldrich.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 2002:97.

教育实践，它几乎涵盖了教育的所有阶段和领域的内容。硕士学位课程的开设是它注重“基础训练”到重视“教育研究”的重要体现。同时，开设了 10 种博士学位课程，包括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Mphil/PhD)、教育学博士学位 (EdD)、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 (DEdPsy) 等。在接受完专业课程的培训后，每个博士研究生都需要在教育学院相应的研究中心接受学术研究的训练，接受工作人员的监督，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以达到获得相应学位的要求。

表 2-1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分类表格

年份	本科生			研究生			总数
	本国	海外	总数	本国	海外	总数	
2015	439	59	498	4876	1052	5928	6426
2016	426	97	523	4743	1271	6014	6537
2017	388	196	584	4490	1337	5827	6411
2018	375	277	652	4266	1397	5633	6285

资料来源：UCL.Student statistics[EB/OL].<https://www.ucl.ac.uk/srs/student-statistics,2019-8-25>.

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二是致力于与社会所有成员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基本问题的研究。根据 2014 年英国大学科研水平卓越研究框架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评估结果显示，IOE 的教学与研究人員每年完成的教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超过 400 份，在教育研究领域位居第一，其质量处于 4* 等级，即在原创性、重要性和严谨性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占 48%，具有国际优势但未达到最高标准的 3* 等级的占 30%，并将这些教育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分享给其他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公众^[1]。目前，IOE 教育智库在教育及相关领域，建立起了 6 个学术部门和 40 多个研究中心，它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与世界知名的学者和行业专家合作，推动知识的实践和专业的发展。如图 2.1 所示是 IOE 近 20 年来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在 2014 年 IOE 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以后，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减少，但也一直维持在 400 份以上^[2]。IOE 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合并，对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非是因为教育研究能力下降，更多的是因为学生数量

^[1] REF. REF 2014: The results December 2014[EB/OL].<https://www.ref.ac.uk/2014/pubs/201401/,2014-12-18>.

^[2] UCL. UCL Discovery[EB/OL].<http://discovery.ucl.ac.uk/departments.html,2019-8-22>.

相较于之前有所下降和对教育研究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所导致。根据统计，英国的教育研究其中有 25%是发生在 IOE 教育智库，并且它拥有的世界领先的教育领域学者的数量是英国其它大学的 4 倍，目前有超过 700 名员工在 IOE 从事教育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1]。它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人员，在任何时候，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人员都参与了 100 多个研究项目，并且通过期刊发表、新闻媒体、举办学术讲座和大型国际研讨会等方式，将这些教育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和分享。可以说，教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是 IOE 教育智库存在的灵魂，为其人才培养提供了知识和理论基础，是其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它成为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的重要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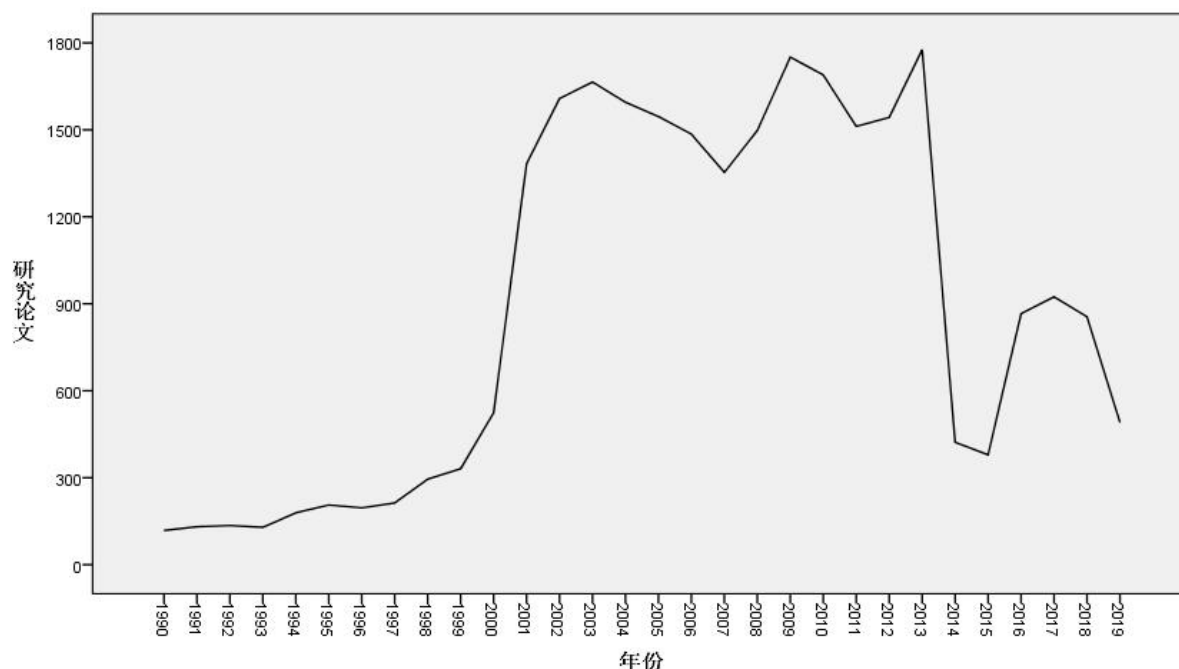


图 2.1 IOE 教育学院研究论文数量变化趋势

三、政策咨询

高校教育智库是以高校为依托，对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为政府部门进行教育决策提供建议和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机构。

IOE 建立初期，并没有把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作为自己的任务，但是由于其领导

^[1] IOE.About IOE research[EB/OL].<https://www.ucl.ac.uk/ioe/research/about-ioe-research,2019-8-24>.

者往往在政府的教育及其相关部门担任重要职位或因为自己的兴趣而对当时的社会教育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影响政府的教育决策过程，IOE 不可避免的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承担了英国政府教育及其相关部门的智囊团的角色。伦敦日培训学院第一任院长约翰·亚当斯，同时担任大学监督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儿童研究中心的副主席等机构的职位，对伦敦地区教育的发展和教育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1]。1902 年他接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邀请，去考察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回国便作了题为《The protestant School System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的学术报告^[2]。1912 年，他试图消除人们对教育学的偏见，撰写了《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一书，为伦敦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3]。第二任院长沛西·能(Percy Nunn)，曾在多个部门担任过职务，包括英国教育咨询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 Consultative Committee)，并在 1931 年参与了起草针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汉顿报告(Hadow Report)，同时他也是英国工党教育方面的咨询委员，和学院其许多职员一样也是当时英国新教育运动的成员，共同推动了英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4]。包括弗雷德·克拉克等从 1902-2019 年间的 14 任院长(包括 2015-2016 年临时任命)，他们都有在政府相关部门、教育机构、国际教育组织等任职的经历，并对英国乃至欧洲的教育发展提出过有针对性的建议。

英国学者埃迪·科普兰(Eddie Copeland)指出，智库的核心在于研究，目的是影响其它组织(主要是政府)采取行动^[5]。进入 21 世纪以后，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者和相关工作人员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一所高校教育智库将相关教育研究成果传递给教育决策者和相关教育工作者的意义。他们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其它大学、教育机构和相关教育工作者展开合作研究，包括英国教育部、新西兰政府、大英博物馆、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和 Leapfrog 教育娱乐公司等组织，为它们提供项目评估、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等教育产品。比如由 Bynner 和

^[1] Noreen. Influential Figures[EB/OL].<https://libguides.ioe.ac.uk/c.php?g=482420&p=3298563>.2019-8-14.

^[2]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16.

^[3]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18.

^[4]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66-67.

^[5] Eddie Copeland.Working for a Think Tank: How to get a job, be effective and influence policy[EB/OL].<http://workingforathinktank.co.uk>.2016/2019-8-27.

Despotidou 为工党政府提供的儿童信托基金研究 (Child Trust Fund)，为工党政府实行儿童信托基金计划提供了研究支撑；Lorraine Dearden 和 Anna Vignoles 主持的大学费用和社会流动性研究 (University fe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difficult balancing act)，说服了联合政府为来自弱势群体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贷款和补助金，确保他们能继续攻读大学学位，也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为学生提供如何进入大学的路径指导的重要性；由 IOE 纵向研究中心主持的千禧队列研究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building a picture of a new generation)，不仅为英国和其它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确定政策目标提供了数据支撑，甚至影响了其它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制定^[1]。以及为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提供的高等教育财政报告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nd Funding) 和受英国教育部委托而进行的针对替代性条款的调查研究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to alternative provision) 等，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IOE 教育智库影响英国政府部门进行教育决策、以及为其它教育相关组织和机构提供教育咨询的典型案列。

四、社会服务

对于 IOE 教育智库来说，服务于伦敦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它创建之初自带的功能属性，为伦敦地区提供合格的中小学教师，是它成立之后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功能，其存在的 100 多年来未曾改变。目前，它正与 600 多所学校合作，共同开展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等项目，确保为伦敦地区，甚至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地区提供更加优秀的师资力量。进入 21 世纪，IOE 的使命是追求卓越的教育和社会研究，在履行这一使命时，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努力为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IOE 教育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已经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提供教师培训上，更不仅仅只局限在为伦敦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它的研究成果往往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传递给伦敦地区乃至整个英国的公众，为帮助他们了解本国的社会变化状况、教育形式、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就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它已经将自身的教学、研究和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融为一体，以科研成果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不断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1] REF. Impact case studies[EB/OL].<https://impact.ref.ac.uk/casestudies/Results.aspx?HEI=147,2019-7-30>.

^[2] IOE.IEO Mission[EB/OL]. <https://www.ucl.ac.uk/ioe/about-ioe/meet-our-senior-team,2019-8-30>.

献。

以伦敦地区为中心，以伦敦大学学院为基础，扎根城市，推动伦敦地方乃至整个英国的教育发展，是 IOE 服务社会的特点。它与伦敦地方当局、伦敦的教育及相关部门、教育机构、伦敦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关注教育发展的社会公众开展广泛的合作，为将伦敦建设成为一个“全球化城市”作出重要贡献。提高教育研究水平，解决与社会所有成员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是新时期它的发展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在 IOE 教育智库中有很多专门与伦敦地区的教育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比如伦敦领导力学习中心 (London Centre for Leadership in Learning)，它是英国最大的高等教育领导中心，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关注幼儿期、学校和义务阶段之后的教育领导力的研究，注重伦敦乃至英国的教育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力的提升；14 岁以上的教育工作中心 (Centre for Post-14 Education and Work)，旨在研究当前和面向未来的 14 岁以上的学生的教育和它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广泛的社会问题，比如未来就业模式、老龄化社会、移民、种族歧视和全球化问题等，帮助伦敦地区的人们和组织机构更好地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1]。

^[1] IO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res[EB/OL]. <https://www.ucl.ac.uk/ioe/departments-and-centres,2019-9-2>.

第三章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运行机制

高校教育智库是设立在高校内部并依附于高校的教育研究中心，是教育智库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必然有其独特的运转和存在方式。良好的运行机制是组织存在并健康发展的关键，IOE 教育智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顶尖的高校教育智库，与其良好的组织管理机制、资源保障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传播推广机制以及政策咨询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组织管理机制

IOE 教育智库管理模式的变革开始于 1994 年彼得·莫蒂默尔 (Peter Mortimore) 教授做院长期间，他是英国著名的师范院校管理专家，在学院首创了矩阵管理模式，即跨学科管理模式，并设立了两条中心轴，分别是“活动项目”和“学术团体”^[1]。他将活动项目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分别是教师培训、专业培训与发展、相关研究和创新活动。学术团体的组建方式则以自愿组合为原则，主要是以学科为基础组建的同学科学术团体，和以相关活动为中心组建的跨学科学术团体两类，每一个学术团体都将由一名教授或者高级学者进行负责。“规划与资源委员会”(Planning and Resources Committee) 将监督整个矩阵组织结构的管理和协调，负责学院的发展规划和资源分配等决策，由院长领导、副院长以及高级教职员组成^[2]。矩阵化组织变革不可避免的给学院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比如职责的不明确、信息与决定的传达速度慢和团体组长的责任大于权利等问题。但这却为学者之间开展合作研究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它促进了教育研究的发展，这对于学院未来的发展是值得的。

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后，IOE 教育智库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两个机构的合并，使得 IOE 教育智库的组织结构有了新的调整 and 变化。目前 IOE 教育智库由 6 个学术部门和 40 多个教育研究中心组成，其组织结构如下图 3.1 所示：

^[1] P·莫蒂默尔,石伟平. 面向 21 世纪的英国师范教育改革—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结构改革实践[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03):32-39.

^[2] Richard Aldrich.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02-2002, A Centenary History[M].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ess,2002: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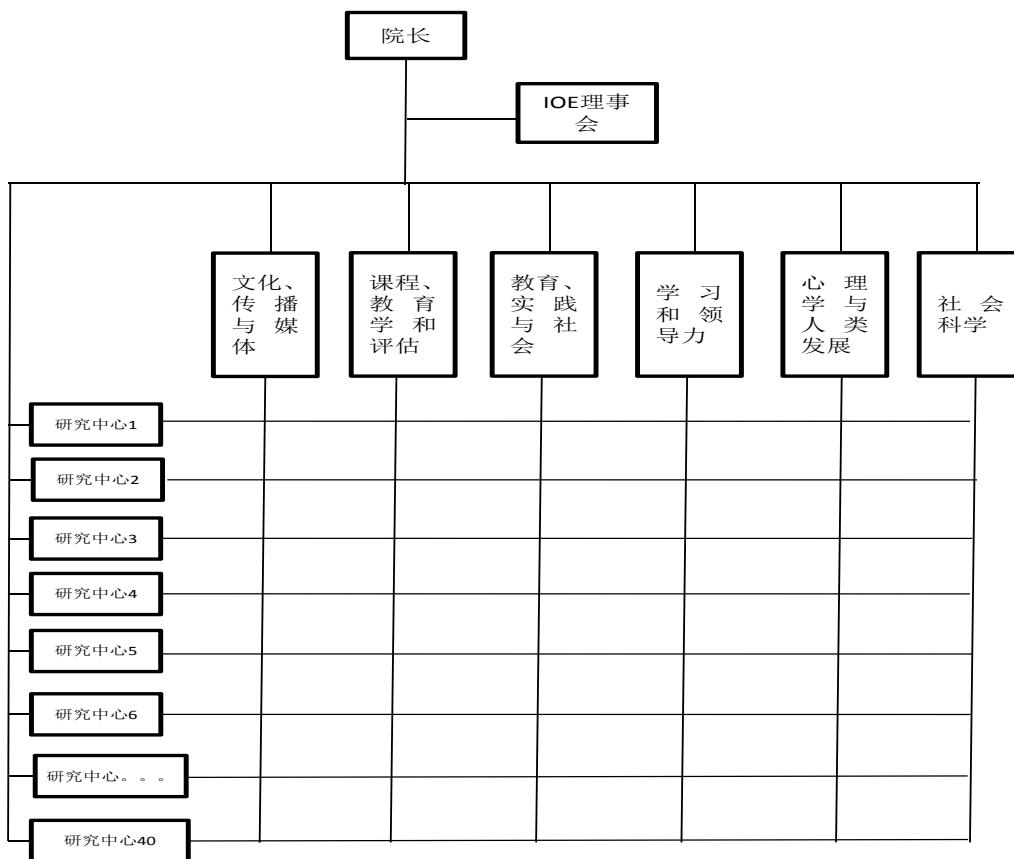


图 3.1 IOE 教育智库的组织结构图

IOE 教育智库的组织结构有两个轴心，一个是以学科背景为依据划分的 6 个学术部门，另一个则是以研究主题为依据建立的 40 多个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的矩阵组织结构是在最初的学院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为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尽可能提高了组织信息和决策传达的效率，改善了权责关系不明确的情况。每一个研究中心，根据其研究主题的性质，都属于其中一个学术部门管理与协调，不同部门的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科背景，申请进入其它部门所属下的研究中心，如下表 3-1，是 IOE 教育智库 6 个学术部门和 40 多个研究中心的所属关系。一般来说，教育研究中心是由专门的学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其它部门的人员可以向研究中心主管申请进入该研究中心。规模较大的研究中心的人员组成还包括伦敦大学学院其它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其它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甚至是国外的访问学者组成。IOE 教育智库的矩阵组织结构加强了各学术部门之间的合作，使得不同学术部门之间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能够在—个研究中心工作。同时有利于集中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研究，为进行跨学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表 3-1 IOE 教育智库研究中心与学术部门关系表

学术部门	教育与研究中心	研究主题
1.文化、传播与媒体	1.1 学术写作中心	为 IOE 学生提供学术写作支持
	1.2 应用语言学中心	使 IOE 成为国际领先的应用语言研究和教学中心
	1.3 多模式研究中心	发展和促进有意义的多模式建构，以交流和学习
	1.4 孔子学院	学习中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1.5 数字艺术教育	开发跨文化研究项目，与文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1.6 UCL 知识实验室	研究数字媒体和智能技术，用于教育和学习
2. 课程、教育学和评估	2.1 大屠杀教育中心	学习历史，加强对大屠杀教育的教学和研究
	2.2 穆斯林教育研究中心	致力于与穆斯林文化相关的教育研究
	2.3 教师和幼儿教育中心	研究中国早期的教师教育和早期教育质量
	2.4 教师教学研究中心	减少教育不平等，提高教师和学生福祉
	2.5 发展教育研究中心	致力于全球发展教育的研究
3.教育、实践与社会	3.1 分组学生实践研究	研究何种分组方法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表现
	3.2 国际教育发展研究	致力于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
	3.3 工程教育中心	重新设想工程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工程人才
	3.4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专注于当前以及未来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
	3.5 全球青年中心	强调全球青年生活的研究
	3.6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研究高等教育的体系和政策以及它们的管理等
	3.7 LLAKES	研究学习与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
	3.8 14 岁后教育工作中心	致力于 14 岁以后的教育及在社会中的作用
	3.9 社会公平教育中心	进行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科学研究
	3.10 国际教育史研究	进行英国教育史和国际教育史研究
	3.11 国际跨文化研究	致力于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
	3.12 教育哲学研究中心	致力于用哲学的方法诠释教育、教学、课程等
4.学习和领导力	4.1 教育改进科学中心	致力于提高我们对教学和学习理解
	4.2 HH 教育学研究中心	致力于改善从出生到 11 岁的儿童的教育学
	4.3 国际扫盲教育中心	通过教学和研究提高公民的读写能力
	4.4 伦敦学习领导中心	负责教育领导、创新和影响方面的研究
	5.1 自闭症教育研究和	帮助改善自闭症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状态

	5.2 刑事司法系统教育	致力于刑事司法教育系统的研究和发展
	5.3 教育神经科学	将神经科学运用到教育研究中去
	5.4 LLNR&P	致力于语言、文化和算数之间的发展和研究
	5.5 UCL 全纳教育中心	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和青少年取得更好的教育
6.社会科学	6.1 纵向研究中心	通过数据收集描述社会的变革及其产生的原因
	6.2 时间使用研究中心	通过收集时间日记数据研究人类社会科学的问题
	6.3 队列纵向研究中心	通过数据协调, 揭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
	6.4 EPPI 教育中心	对教育、就业、犯罪和宗教研究等领域进行审查
	6.5 量化社会科学	用定量方法为教育和人类发展等政策提供信息
	6.6 社会科学研究组	通过道德和参与性社会研究促进在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发展
	6.7 托马斯克拉姆研究	研究那些最容易遭受经济和社会逆境的儿童和家
	博士教育中心	为国际上的博士提供信息、挑战和发展

资料来源: IOE. Departments and Centres[EB/OL]. <https://www.ucl.ac.uk/ioe/departments-and-centres>.2019-9-10.

二、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功能是高校智库的优势之所在, 纵观国外一流高校智库的发展历史, 无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还是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总体来看, 它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进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IOE 教育智库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附属型智库, 理应承担起人才培养的功能。

(一) 人才培养结构

自 1902 年成立至今, IOE 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涵盖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层次, 囊括了所有的教育及其相关专业, 不仅很好的承担了人才培养的功能, 更为 IOE 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力量。如图 3.2 所示, 是 2014 年以后招收的研究型硕士 (Research graduate) 和授课型硕士 (Taught research) 学生的数目变化图^[1]。可以看出 IOE 教育智库的人才培养以授课型硕

^[1] UCL. Student statistics[EB/OL]. <https://www.ucl.ac.uk/srs/student-statistics>, 2019-9-24.

士为主，2015至2018年本科生人数分别为498、523、584、652人，授课型硕士人数为5180、5290、5094、4920人、研究型硕士人数的人数为748、724、733、713人。

目前，IOE教育智库提供两类本科学士学位课程：文学学士课程(BA)和理学学士课程(BSC)共10种，培养时间为3年。授课型硕士共设有57个教育及其相关专业，主要有教育文学硕士(MA)和教育理学硕士(MSc)两类^[1]。设有三类博士学位，分别为：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Mphil/PhD)、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DEdPsy)和教育博士学位(Edd)共10个专业课程，全职研究型硕士的培养时间一般为3年，兼职研究型硕士的培养时间为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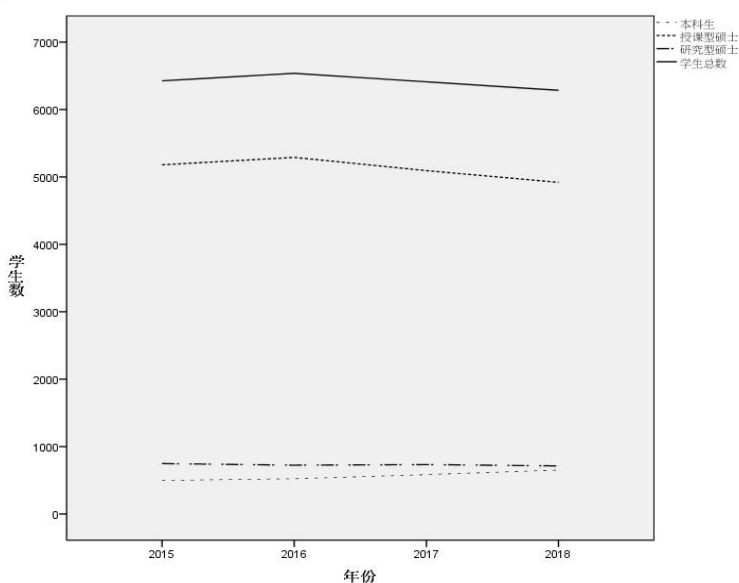


图 3.2 IOE 教育智库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学生数目变化

(二) 人才培养过程

因 IOE 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故本部分只对 IOE 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过程进行探究和讨论。

1. 培养方式

IOE 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职学习，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因而采用部分时间制(Part Time)的方式培养学生。与之相对应，另一部分学生采用全日制的方式进行学习。如下表 3-1 是 IOE 自 2015 年以来全日制学生与非全日制学生数目变化表，

^[1] IOE. Graduate Taught[OL]. https://www.ucl.ac.uk/ioe/courses/graduate-taught?collection=drupal-ioe-postgraduate-taught-courses&sort=title&start_rank=41, 2019-9-23.

根据统计可以看出，非全日制学生培养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但无论是授课型硕士还是研究型硕士，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的学生比重都是在逐年增加的。

表 4-1 IOE 全日制学生和非全日制学生统计表

年份	授课型硕士研究生		研究型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015	2750	2430	241	507
2016	2870	2420	261	463
2017	2921	2173	285	448
2018	3279	1641	295	418

资料来源：UCL. Student statistics[EB/OL]. <https://www.ucl.ac.uk/srs/student-statistics,2019-9-24>.

2. 培养环节

(1) 授课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IOE 的授课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通过课程学习来实现的，该课程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包括必修模块、选修模块和论文/报告。一般来说，每门课程为 30 个学分，最后的课程论文和报告为 60 学分，共计 120 个学分达到获得所攻读学位的标准要求。但是，根据《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生学术规定》，不以攻读学位为目的的在职学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进行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写作，修完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获得 120 个学分即可获得研究生毕业文凭^[1]。

一般来说，必修模块由两门课程组成。但由于专业的不同，一些专业的必修课程只有一门，比如应用语言学类硕士只设有一门必修课程：话语、社会与文化，这样该专业的学生则要从多达 11 门的选修课程中选择 3 门选修课。^[2]而早期教育硕士专业的学生则设有 3 个必修模块：早期儿童教育、早期基础教育研究和早期当代问题，选修模块则只有一个幼儿教育领导力^[3]。在完成专业模块课程之后，学生都要进行与所学专业相关的独立研究项目的研究，并最终完成一篇 15000-20000 字的研究论文或者 10000 字以上的研究报告，专业的不同，对相应论文和报告的要求有所不同。比如教育与国

^[1]李洋帆，傅维利.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硕士培养现状及启示[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2）.

^[2] IOE.Applied Linguistics MA[OL]. <https://www.ucl.ac.uk/ioe/courses/graduate-taught/applied-linguistics-ma,2019-9-27>.

^[3] IOE.Early Years Education MA[OL].<https://www.ucl.ac.uk/ioe/courses/graduate-taught/early-years-education-ma,2019-9-27>.

际发展硕士专业要求学生进行一项独立的研究项目，并最终以 20000 字以上的研究论文或 10000 字以上的研究报告结业。

(2) 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研究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课程学习(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个案研究(the Institution-focused Study, 简称 IFS)和学位论文的撰写。以 IOE 的教育学博士的培养为例(如下表 3-2)，第 1 年进行必修课程的学习，包括教育及其相关的基础课程以及调查研究方法 1 和调查研究方法 2；第二年进行选修课程的学习，并在这个阶段为自己的个案研究做准备；第三年针对学生自己的个案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撰写个案研究报告，同时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进行开题；第四年，学生开始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要求论文要有创新性，能够增进本专业领域的知识，通过答辩之后授予学位。可以看出，IOE 的人才培养注重通过研究来提升和发展学生的专业水平，提高其实践能力，使他们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研究型人员。

表 3-2: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dD 结构

2014 年以后	
第 1 年	专业基础课程
	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 2
第 2 年	学位课程选修
	个案研究提案
第 3 年	学位课程选修
	个案研究 (IFS)
	研究论文开题
第 4-7 年	论文撰写

资料来源: Hawkes D, Taylor S. Redesigning the EdD at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houghts of the Incoming EdD Program Leaders[M]. UK: Palgrave Macmillan,2016 :115-126.

三、资源保障机制

IOE 教育智库是英国最好的高校教育智库，集政策咨询、教育研究、人才培养和

社会服务于一体，是英国教育知识、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它在国内和国际上能取得如此重要的影响离不开其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多学科的人才支撑。

（一）多元化的资金保障

充足的研究资金是智库运行的基本保障，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基础。英国的教育经济中心(The Center For Education Economics)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通过经济研究改善教育政策和实践，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教育经济中心于2019年5月份关闭^[1]。相对而言，智库的影响力越大研究经费来源越广，比如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院(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的经费经常保持在700万英镑以上^[2]。

IOE教育智库作为英国乃至欧洲最好的高校教育智库，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从而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和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第一，可以从所属的大学获得基本的科研经费、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以及基本的科研设施的支持。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议程和跨学科研究战略的创新，使得学校的研究经费逐年增加，2017-2018年伦敦大学学院的总收入包括研究补助金、学生学费以及政府和其它慈善机构的资助共14.5亿英镑，比10年之前增长了44%。^[3]作为伦敦大学学院的附属型教育智库，IOE每年都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和设备上的支持，为它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第二，经费来源于委托方所提供的项目资助。比如2018年在英国教育部委托下进行的替代性条款的调查研究、由Bynner和Despotidou为工党政府提供的儿童信托基金研究以及由纳菲尔德基金会资助的高等教育资助与获取项目(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and Access)等。第三，IOE教育智库可以就特定研究项目向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和英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s)申请国家纵向科研经费以及相关的

^[1] CFEE. About CFEE[EB/OL]. <https://cfee.org.uk/about,2019-5>.

^[2] University of Sussex. Written evidence from SPRU, University of Sussex (ISG0111)[EB/OL]. <http://data.parliament.uk/WrittenEvidence/CommitteeEvidence.svc/EvidenceDocument/Business,%20Energy%20and%20Industrial%20Strategy/Industrial%20strategy/written/39044.html,2016-9>.

^[3] UCL. 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July 2018[R].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9:2.

年度课题。比如 2018 年 1 月份开始的由 UCL 知识实验室领导的 ECHOES 项目，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和英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的跨学科循环经济中心联合资助了 120 万英镑的研究资金^[1]。同时，也可以向其它教育慈善机构申请研究资助，比如纳菲尔德基金会资助了由西莉亚·霍尔教授(Celia Hoyles)主持的为期近 3 年的动态数学技术(Digital technology for dynamic mathematics)项目 20 万英镑^[2]。依托伦敦大学学院这个大学平台获取研究资源，即确保了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为 IOE 教育智库的发展和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又保证了资金来源的多样性，避免了智库的政治倾向。

(二) 丰富的知识资源

1. 图书馆资源

IOE 的纽萨姆图书馆(Newsam Library)是欧洲教育及其相关方面馆藏量最大的图书馆，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超过 30 万册图书和近 2000 种期刊以及各种教育及相关资料，主要分为三类：主要馆藏、特别收藏以及档案馆藏^[3]。图书馆的主要馆藏包括按专业划分的英国教育方面的资料以及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料；按地区划分的除英国以外的国外教育资料；按使用方式划分的从幼儿园到义务教育后的学校使用的课程资料；按资料来源划分的教育统计部分，主要包括政府出版物、相关机构的教育年度报告等教育统计资料。并建立了数字教育资源档案馆(Digital Education Resource Archive)，对来自 100 多个官方部门和相关机构的教育资料进行收藏。并且图书馆特别收藏了 27 套与教育相关的特藏书籍和小册子，其大小和覆盖范围各不相同，包括个别学者的个人图书馆以及特定学科的历史收藏等。图书馆的档案馆藏可以追溯到 1979 年，收集了 IOE 以及世界教育协会(World Education Fellowship)和英国女教师工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等教育相关组织的详细记录，并且涵盖了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正式教育到非正式教育等广泛的教育领域。2014 年 IOE 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后，IOE 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等不仅可以享受纽萨姆图书馆所带来的教育资

^[1] IOE. ECHOES Project[EB/OL]. <https://www.ucl.ac.uk/ioe/research-projects/2018/oct/echoes-project,2018-1-9>.

^[2] Nuffield Foundation. Developing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EB/OL]. <https://www.nuffieldfoundation.org/developing-teachers-mathematical-knowledge-using-digital-technology,2017-9-5>.

^[3] IOE Librar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ibguides[EB/OL]. <https://libguides.ioe.ac.uk/newhome,2019-8-30>.

料，还可以凭借相关身份，共享伦敦大学学院的 17 所图书馆所带来的各类资料，涵盖了更加广泛的专业科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来源更广泛、更真实可靠的资料来源。

2. 网络资源

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以后，IOE 拥有更加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和在线教育资源，为教育智库运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并且 IOE 的发展教育研究中心与欧洲全球教育网(Global Education Network of Europe)合作建立了全球教育学术网络，旨在建立和加强在全球教育相关领域工作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专家库，在目前从事教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建立网络联系，目前已经有来自欧洲 25 个国家的 40 多个相关组织机构加入到了这个网络中^[1]。通过建立网络资源共享平台，IOE 教育智库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和更准确地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此外，IOE 教育智库还与英国教育及相关政府的统计部门、数据公司和大型的机构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旨在研究时可以获得内部的统计数据。比如纵向追踪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的数据主要是通过英国数据服务中心(UK Data Service)获得，主要包括英国政府资助的跨国调查、纵向研究以及人口普查数据等^[2]。

(三) 人才资源

人才队伍建设是智库发展的重要保障，高素质的领导者和坚实的研究创新团队是智库成功的关键。只有我们的智库人才达到国际标准，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智库。IOE 之所以能成为一所世界高水平的高校教育智库，与其规模庞大的智库研究队伍、多学科背景的智库学者和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 规模庞大的智库研究队伍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的 TTCSP 项目统计，英国当前有 321 家智库。智库的规模大小各异，比如规模较小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在 2019 年时仅有 21 名研究人员，教育基金会也仅有 17 名智库研究人员^[3]。根据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机构研究信息服务(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统计，

^[1] ANGEL. The first network which creates ties among Global Education researchers[EB/OL]. <https://angel-network.net/about,2019-9-18>.

^[2] CLS. Data access and training[EB/OL]. <https://cls.ucl.ac.uk/data-access-training/,2019-9-29>.

^[3] Wikipedia. List of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Kingdom[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hink_tanks_in_the_United_Kingdom,2019-9-11.

IOE 于 2019 年 9 月份共有 811 名智库研究人员^[1]。规模庞大的智库研究队伍是 IOE 进行教育及其相关研究的根本，避免了研究力量不足和人才单一化所带来的问题，为其进行多层次、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人才保障。作为依附于伦敦大学学院的高校教育智库，它所培养的学生也是重要的研究力量。IOE 每年都会招收近 6000 名研究生，他们会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研究中心中去，一方面进行课程学习，另一方面则是为从事相关的教育研究做准备。作为一所高校教育智库，IOE 的智库研究人员和它所培养的学生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智库研究队伍，成为它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它相较于其它教育智库的独特优势。

2. 多学科背景的智库学者

我国智库学者李凤亮指出，由于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化，智库应该在人员构成上保持多学科背景的均衡发展^[2]。从纵向跨度来说，IOE 教育智库队伍囊括了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各个阶段的研究人员；从横向跨度来说，IOE 覆盖了教育心理学、教育神经科学、教育史、教育社会学、教育公平、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统计学等各个教育领域的专业学者；同时也有数量众多的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社会统计学和公共政策等其它领域的研究人员^[3]。多学科背景的智库研究人员为 IOE 教育智库成为一所世界领先的高校教育智库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撑。

3. 高水平的智库研究人员

詹姆斯·G·麦甘教授在《2018 年全球智库报告》指出：“智库成员的质量和声誉是智库排名的重要指标，聚集一大批有经验的、富有知识的学者和分析专家，能够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具有出色的表现和认知，是提升智库质量的重要因素。”^[4]一方面，IOE 教育智库拥有出色的领导者和管理团队。院长弗朗·西斯 (Becky Francis) 教授曾担任皇家艺术协会的教育主任、教育专责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和英国社会科学院的定期顾问等职位；副院长兼 IOE 理事会成员艾莉森·富勒 (Alison Fuller) 教授曾是 Senta 集团董事会成员和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IOE 理事会成员诺伯特·帕奇勒 (Norbert

^[1] UCL IRIS. Departments Education[EB/OL]. <https://iris.ucl.ac.uk/iris/browse/department/IE>, 2019-9-11.

^[2] 李凤亮.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53.

^[3] IOE. Find a researcher[EB/OL]. <https://www.ucl.ac.uk/ioe/research/find-researcher#>,2019-9-11.

^[4]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The Laud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9:31.

Pachler)教授曾担任过助理院长以及学术委员会主席等各种学术领导职务^[1]。出色的领导者和优秀的管理团队,是 IOE 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它成为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IOE 还有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一流的研究团队,800 多名智库研究人员组建了 40 多个教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心,世界领先的教育学者的数量是英国其它大学的 4 倍甚至更多^[2]。

四、政策咨询机制

(一)直接委托机制

直接委托是 IOE 教育智库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方式,产出的政策往往具有科学性、稳定性和长效性等特点,能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通常这一模式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政策的分析和评估、社会民意调查、社会舆论监测等。

比如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金融科技等技术变革所影响的全球经济结构背景下,14 岁后教育工作研究中心接受了一项由英国文化协会和 G20 委托的关于数字化时代的工作和教育的研究项目,在保罗·格兰杰(Paul Grainger)和肯·斯波特 Ken Spours)教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 2019 年 6 月份完成了该项目委托。针对该委托项目发表了三份政策简报:第一,创建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将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联系起来,作为数字时代技能形成的新的扩展参数,并建议 G20 政策制定者建立一个长期的社会和教育建设项目^[3];第二,发展新的和更有效的非义务教育资助机制是许多国家政府日益关注的问题,这份文件提供了一种借鉴跨国资源的方法,使该部门的负责人能从其它国家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迅速确定最合适的非义务教育资助方法^[4];第三,指出教育的关联性,使年轻人在当地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和自身技能联系更加紧密^[5]。

^[1] UCL.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EB/OL]. <https://iris.ucl.ac.uk/iris/browse/profile?upi=NPACH96,2019-9-12>.

^[2] IOE. About IOE research[EB/OL]. <https://www.ucl.ac.uk/ioe/research/about-ioe-research-text-version>, 2019-9-12.

^[3] Paul Grainger, Ken Spours. A Social Ecosystem Model: A New Paradigm for Skills Development?[R]. Buenos Aires: T20, 2018: 12.

^[4] Mick Fletcher, Paul Grainger. Evaluating options for funding and financing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R]. Buenos Aires: T20, 2018: 3.

^[5] Pauline Tambling. Can educ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be more aligned locally reflecting local work patterns and business growth?[R]. Buenos Aires: T20, 2018: 3.

(二) 大学中转机制

IOE 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依赖于自身，更离不开伦敦大学学院的支持。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以商业化形式运作的 UCL 咨询公司 (UCL Consultants Ltd)，该公司拥有与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小客户合作的丰富经验，从学校层面对相关委托进行管理与服务。UCL 咨询公司与伦敦大学学院内的研究人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与校外的咨询组织和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为校内研究人员提供与校外企业和组织互动的桥梁，并且与 UCL 创新与企业 (UC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合作。一般来说，通过 UCL 咨询公司进行的项目委托方大多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自身缺少与高校高端智库联系的渠道，因此希望通过大学层面与大学智库取得相应的联系。

2016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国际评估计划将英国数学排在全球第 27 位。为了帮助解决英国数学问题，伦敦教育机构第三学习空间 (Third Space Learning, 简称 TSL) 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毕业生在“虚拟”教室中提供一对一的数学教学，每周有超过 180 所学校参加 TSL 提供的课程。TSL 提供的数学补习是通过每周 45 分钟的个性化课程，其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专业导师，并且他们在线上合作。为了保持较高的质量，TSL 评估人员每周手动审查和评分 5% 的课程，这是一个代价高昂、效率低下的过程，限制了 TSL 虚拟方法的使用。在 UCL 咨询公司的安排和管理下，TSL 与 IOE 教育智库的 UCL 知识实验室在数学评估项目上展开了合作，开发了一种会话评分算法 (Automated Session Grading Algorithm)，以更有效率地评估教师的授课效率^[1]。并且，目前两个组织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合作项目，为教师开发一种自动化的持续专业发展系统，以便教师改善他们的教学课程，随时了解最新的数学主题和动态。

可以看出，以高校作为枢纽，建设高校教育智库与校外组织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实现了高校教育智库政策咨询市场的资源优化。这一中转机制有效满足了校外中小型组织机构的教育咨询需求，扩大了 IOE 智库智库的服务范围。此外，通过高校层面的统一管理和协调，IOE 教育智库学者节约了大量用来进行项目协调和成果转化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研究中去。

^[1] UCL Consultants.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UK's maths problem[EB/OL]. <https://www.ucl.ac.uk/consultants/case-studies/2017/may/learning-lessons-uks-maths-problem,2019/10/13>.

(三) 建立国家数据库

在英国，许多国家数据库是依托高校智库进行建设和维护的，智库学者利用数据库资料进行相关研究，而政府部门也利用数据库资料作为决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大型的追踪数据库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者将样本数据录入数据库并每隔一定时间对数据库进行更新。大型追踪数据库记录个体在不同时间节点的数据观测值，能够支撑时间跨越较大的大型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变迁和阶层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在社会融合、性别平等以及教育公平等领域产生重要的政策影响力。

关于英国的人口队列研究(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ies)是一项典型的大型追踪研究，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它描绘了英国的社会变革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后，由IOE教育智库的纵向研究中心负责管理英国的四项国际知名队列研究，分别是：1958年全国儿童发展研究、1970年英国队列研究、下一步(原英格兰青年纵向研究)和千禧队列研究，每个队列研究都拥有自己的核心数据库^[1]。四项队列研究均调查记录了不同时代，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庞大人群多方面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同一个人那里收集信息。利用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和应用统计方法，对儿童发展、社会流动性、健康福祉、家庭生活以及社会老龄化等影响人一生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儿童在整个童年和成人生活中如何成长的独特证据，并创建了相应的数据库。它们的研究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选择提供了证据，不仅为教育领域，更为许多其它领域的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关键信息。纵向研究中心的工作主要有三部分构成^[2]：第一，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它拥有专门的数据收集、管理和维护部门，通过多种方法向目标人群搜集数据，并定期对数据进行更新和整理，然后转交英国数据服务中心进行公开。纵向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数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从英国数据服务中心获取的数据，供相关研究者直接使用；另一类是英国数据服务中心无法提供的数据，这一类数据主要是由于其敏感性或未准备好存档的原因而未被提供。第二，对研究者如何使用数据库进行培训。数据使用培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每年都会为数据使用者举办一系列的

^[1] UCL. Our studies[EB/OL]. <https://cls.ucl.ac.uk/>, 2019-10-14.

^[2] UCL. Centre for Longitudinal Studies.[EB/OL]. <https://www.ucl.ac.uk/ioe/departments-and-centres/centres/centre-longitudinal-studies>,2019-10-15.

面对面培训活动；二是举办网络研讨会，帮助所有研究人员能拥有找到特定数据集的方式。第三，依托数据库进行相关研究。比如纵向研究中心的跨队列研究计划，该计划有七个项目，包括社会流动机制及其后果、代际影响对体育活动的影响和儿童的心理健康等，每个项目研究都是政府进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以智库为依托建立英国国家数据库，体现了 IOE 作为一所高校教育智库，以科学精神服务决策制定，以公众立场服务社会的价值诉求。

五、影响推广机制

世界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曾说过：“一个顶级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1] 智库的影响力就是通过智库本身产生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和改变外界的决策过程，是智库质量和独立性的一种体现。IOE 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它自身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媒体与网络平台、期刊发表和专著撰写以及参与政策咨询等方式来实现的。

（一）参与政策制定

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是扩大智库影响力最主要的途径，可以将其研究成果更迅速、更便捷地推向公众。IOE 教育智库的学者在进行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与政府的相关决策部门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其成果往往能通过多种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参与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过程。正式渠道主要是 IOE 教育智库接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委托，对某一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定期将研究成果提交给相关的部门。非正式渠道则显得更为灵活，比如有一部分教育决策者本身也是研究过程的参与者，有一部分研究者同时兼任政府部门的职务，具有智库和政府部门的双重身份，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决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灵活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其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关键；另一方面，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决策制定的相关人员也很容易获取这些资料，这为他们进行决策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二）借助网络、媒体等平台扩大影响力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History of brookings[EB/OL]. <http://www.brookings.edu/about>, 2019-9-28.

数字化时代，网络与媒体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是扩大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方式。IOE 教育智库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官网上按照部门以及年份，收录了它所有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了 PDF 全文下载地址。并且还通过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YouTube 以及 Podcasts 等网络交流平台发布一些关于 IOE 教育智库的最新研究动态，并与读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有时候，还会与其它网络平台合作来加强其影响力，比如 IOE 教育智库的发展教育研究中心与欧洲全球教育网络合作建立的全球教育与学习学术网络 (Academic Network on Global Education & Learning)，旨在建立和加强全球教育及其相关领域工作的学者与学术机构的现有关系，是第一个在全球教育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联系的网络^[1]。IOE 教育智库的大多数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独立的主页，并试图通过邮件、博客以及在线互动等方式来和使用者保持交流与互动。比如纵向追踪研究中心的主页就设置了和使用者互动的专栏，通过互动机制，智库得以掌握最新研究进展，并从访客回应中寻找潜在合作对象，保障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开放性。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也是智库增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英国国家和国际广播、印刷和数字媒体等会定期向 IOE 教育智库的工作人员征求专家意见，许多知名的智库学者接受权威媒体的采访，并推广其研究成果。比如说 2019 年 9 月份由约翰·杰里姆 (John Jerrim) 教授领导的英格兰教师工作时长 (Teachers in England working long hours) 的研究，在英国卫报、BBC、每日邮报以及雅虎新闻都有报道^[2]。

(三) 通过成果发布提高影响力

IOE 教育智库会不定期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给公众，以增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一是发布期刊论文和出版专著，伦敦大学学院有自己的专门出版社——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 (UCL Press)，这是英国第一家可以完全开放获取资源的大学出版社，全球超过 230 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对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的书籍资料进行了访问或者下载。同时，IOE 教育智库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发表自己的研究期刊和书籍，在提升自身知名度的同时，也扩大了智库的影响力。并且，IOE 教育智库的学者也会接受其它组织的委托，进行相关成果的发布。比如，教育与国际发展中心的伊莱

^[1] ANGEL. About.[OL]. <https://angel-network.net/about,2019-9-29>.

^[2] IOE. Teachers in England working long hours[EB/OL]. <https://www.ucl.ac.uk/ioe/news/2019/sep/teachers-england-working-long-hours,2019-9-23>.

恩 (Elaine) 教授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 在 *The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发表了《Accountability for gender equality》报告, 从教育性别平等的角度探讨对教育责任的理解和评估。二是通过举办讲座和学术活动, 分享并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IOE 教育智库举办的公开讲座都是免费的, 并面向所有的员工、学生和社会公众开放。比如 2019 年 6 月份由爱丽丝·莎利文 (Alice Sullivan) 教授主持的关于教育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讲座和德里 (Derry) 教授在 2018 年 5 月份主持的哲学类讲座, 这为分享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提供了机会^[1]。三是建设面向社会公众的数据库。2014 年并入伦敦大学学院之后, IOE 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几乎全被收集在伦敦大学研究库 (UCL Discover) 中, 可以根据绿色开放访问和高端开放访问两种方式对数据库进行访问^[2]。

^[1] IOE. IOE Professorial Public Lectures[EB/OL]. <https://www.ucl.ac.uk/ioe/news-and-events/ioe-professorial-public-lectures>,2019-10-1.

^[2] UCL. Open acces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EB/OL]. <https://www.ucl.ac.uk/library/open-access/open-acces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2019-10-1.

第四章 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IOE 教育智库是一所世界顶尖的高校教育智库，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立足于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现状，对 IOE 教育智库建设发展方面的经验进行有选择性的学习，这将会对推动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IOE 教育智库建设的特点

(一) 重视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功能是高校教育智库的优势之所在，也是区别于其它类型教育智库的重要标志。IOE 自建立以来就极为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目前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才培养层次的全面性。它涵盖了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培养层次，囊括了众多的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不仅很好的承担起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更为 IOE 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力量。IOE 的人才培养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在 2018 年它共招收了 6285 名学生，研究生有 5633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共 4920 名，博士研究生有 713 名，本科生仅有 652 名^[1]。可见其人才培养具有层次全面，重点突出的特点。

第二，人才培养领域广泛。IOE 教育智库拥有数十个教育专业可供选择，可最大程度的满足学生对不同教育领域专业的需求。它提供两类本科学士学位课程，包括文学学士课程和理学学士课程共 10 种；硕士共设有 57 个教育及其相关专业，主要有教育文学硕士和教育理学硕士两类，设有三类博士学位，分别为：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和教育博士学位共 10 个专业课程。

(二) 重视政策咨询

教育智库的核心是教育研究，其目的是能够影响政府部门教育政策的制定，防止

^[1] UCL. Student statistics[EB/OL]. <https://www.ucl.ac.uk/srs/student-statistics,2019-9-24>

出现教育政策的失误和偏差，为政府的教育部门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IOE 极为重视政策咨询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策咨询范围广泛。IOE 的教育政策咨询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从单一的专家顾问到跨学科的团队咨询，从短期的日常培训到长期的大型社会追踪研究，从教育领域的问题到健康卫生、社会福利以及地方治理的问题等各个方面。这主要得益于 IOE 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平台的搭建，这为其广泛的政策咨询范围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第二，政策咨询渠道灵活。IOE 拥有多种多样的参与政策咨询的途径，其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多种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参与政府教育决策的过程。正式渠道主要是 IOE 教育智库接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委托，对某一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定期将研究成果提交给相关的部门。非正式渠道则显得更为灵活，比如有一部分教育决策者本身也是研究过程的参与者，有一部分研究者同时兼任政府部门的职务，具有智库和政府部门的双重身份，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决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灵活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其政策咨询渠道灵活性的关键。

第三，高质量的教育研究。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是 IOE 的重要目标，根据 2014 年英国大学科研水平卓越研究框架的评估结果显示，IOE 的教育研有 48%在原创性、重要性和严谨性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IOE 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人员，这是它进行高水平的教育研究的前提和保障。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研究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能够提升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可靠的理论支撑。

(三) 强调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功能是 IOE 教育智库自建立以来自带的功能属性，以伦敦地区为中心，以伦敦大学学院为基础，扎根于城市，推动伦敦地区乃至整个英国的教育发展，是它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最大的特点。IOE 教育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REF. REF 2014: The results December 2014[EB/OL].<https://www.ref.ac.uk/2014/pubs/201401/,2014-12-18>.

第一，具有相对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为不同阶段的学校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IOE 的 PGCE 培养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了当前英国最为主流的教师教育形式，通过多样化的选拔方式保证了未来教师的质量，灵活的课程设置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需要，深层次的教育实践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通过教师教育，为伦敦地区乃至整个英国提供高质量的师资力量，是 IOE 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形式。2014 年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两校所产生的互补优势更是极大促进了伦敦地区教师培训的发展。

第二，建立与伦敦地区教育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是 IOE 社会服务功能的一大特色。目前，IOE 教育智库已经建立起数个致力于伦敦地区的教育发展的研究中心，比如伦敦学习领导力中心、14 岁以上的教育工作中心以及 UCL 知识实验室等。IOE 教育智库与伦敦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教育领域的组织和机构以及关注教育发展的广大社会公众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将伦敦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知识型城市。

(四) 注重影响力的提升

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价值所在，是智库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和保障。IOE 教育智库极其重视智库的影响力建设与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国内影响力的建设

IOE 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是以自身的相关研究为基础，通过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借助网络平台以及相关成果的发布等方式来实现。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是扩大 IOE 影响力最主要的途径，可以将其教育研究成果更迅速、更便捷地推向公众，并且可以产生持续并且广泛的影响。在信息化的时代，能够有效借助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是扩大智库影响力的关键。IOE 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包括报纸、广播和网络等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快速的推广给公众，通过社会的关注引起政府的重视。通过发布期刊、出版专著以及举办相关的学术活动等方式将研究成果推广给公众，也是 IOE 提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2.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IOE 教育智库不仅在学生和师资方面覆盖了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其教育研究与咨询的合作伙伴也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它注重与国际上一流的教育机构和组织

合作，为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以及教育相关机构和组织等提供研究成果和教育咨询服务，不断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2007年，它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等十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教育学院成立了“世界顶尖教育学院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Lea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s）。通过建立世界上首个顶尖的教育学院联盟，为学生交流、教师培训以及国际研究合作提供了平台。并在2013年，更名为“国际教育学院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s）^[1]。通过建立这种教育咨询网络平台，IOE可以为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教育部门、组织和机构提供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为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增强了IOE在国际教育领域内的影响力。

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的问题

高校教育智库是高校智库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下获得了极大发展。但是，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仍然存在资源保障不足、政策制定参与度低、影响力不足以及人才培养功能弱化等诸多的问题和不足。

（一）人才培养功能弱化

我国高校智库的建设是一种政策推动行为，而且大多数高校智库与人才培养存在脱节现象^[2]。人才培养功能是高校教育智库区别于官方教育智库和社会教育智库的重要标准，国外很多一流高校教育智库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但是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对人才培养功能的认识仍不够深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才培养功能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我国部分高校教育智库只专注于进行教育研究，忽视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高校普通教师的主要工作，忽视了人才培养功能对高校教育智库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备受关注的智库人才更多的被认为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科专家和专业人士，忽视了学生的培养对智库建设的重要作用。第二，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在我国，大多数的高校教育智库需要依托它所在

^[1] <http://news.bnu.edu.cn/zx/xzdt/105261.htm>, 2018/11/20.

^[2] 毛建茹. 大学智库与人才培养: 全球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J]. 高教探索, 2017(12): 16-24.

大学的学科和资源实现人才培养的功能，以学科为中心，设置学位项目，包含本科学位到博士学位不同层次，分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以及全日制和在职等不同种类，与国外一流高校教育智库相比其培养模式和类型相对来说较为单一。

(二) 资源保障不足

智库资源是智库运行的基础，对于高校教育智库来说，充足的资源是智库进行研究的基本保障。智库资源保障主要包括学术资源、研究经费以及研究人员几个方面构成。近年来，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资源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学术资源分散，学术壁垒森严。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高校中各学科、各院系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科壁垒，致使高校智库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有时会发生许多重复研究而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时，思考的角度比较单一，看待问题的视野比较狭窄，很难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高校教育智库产品。另一方面，在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各个高校在管理体系、评价制度和资源分配等方面都逐步以学科为核心，形成了很强的资源聚集效应，压缩了高校内其它类型智库的生存空间。

第二，缺乏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相较于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而言，高校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较低。其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有年度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经费，以及年度国家和省部级政府大学智库专项资助经费，其它类型的课题经费和捐赠数额则占有较小的部分。比如 2013 年上海市政府拨款启动的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计划，首批接受资助的上海高校智库共 18 家，其中 15 家每年获得 200 万元经费，另外 3 家年度资助额度为 50 万元^[1]。

第三，研究人员不足，研究力量薄弱。高校教育智库是高校的附属组织机构，没有官方教育智库那样庞大的系统。根据对上海第一批 18 家高校智库的人员规模以及组成概况的调查统计，高校智库中大多以 5-10 人和 11-15 的人员规模为主^[2]。高校教育智库拥有无与伦比的人才密集优势，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各个学科之间仍然处

^[1] 谭锐, 尤成德. 基于经费收支视角的智库组织治理: 中美比较[J]. 中国软科学, 2016(11): 22-31.

^[2] 田钦, 赵倩, 周正柱. 上海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现状与对策调查研究[J]. 高教学刊, 2018(17): 1-3+6.

于互相隔离的状态，无法有效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研究力量。相较于 IOE 教育智库的数百名研究人员来说，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三) 政策制定参与度低

高校教育智库是将高校内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是联系教育决策者和教育研究者的重要桥梁。衡量智库成功的关键标准是智库思想是否被政党以及官方所采用^[1]，但是与官方教育智库相比，高校教育智库则明显处于教育政策制定的外围，在很多情况下自己的研究成果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缺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途径。高校教育智库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渠道，智库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被搁置一边，真正能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研究成果较少。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学者主要通过相关期刊和学术会议等途径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教育及其相关政策的影响有限，无法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第二，高校教育智库研究者对教育政策的敏感性不足，其研究缺乏现实导向。一般来说，高校教育智库的人员组成主要是校内的相关专家学者，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相关社会问题和政府政策的敏感度较低。因此，他们往往无法及时捕捉到政府政策制定的需求，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较强，可操作性比较低，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需求脱节。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对高校教育智库的忽视。大学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象征，在很多政府人员的观念里大学是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象牙塔，因此而忽视了高校教育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建议，不能真正认识到高校教育智库对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大意义所在。

(四) 影响力不足

^[1] 保罗·T·哈特,阿里阿德涅·弗罗门,肖君拥. 智库处在公共政策的新时代吗?—国际趋势和澳洲现实[J].国外社会科学,2014(03):17-28.

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之所在，是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据统计，2018年世界排名前100名的智库中，我国只有8家智库进入榜单，但是其中却没有教育类智库^[1]。在我国高校智库百强排行榜上，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院一所高校教育类智库上榜^[2]。与官方教育智库相比，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影响力的发挥仍存在以下诸多限制：

第一，高校教育智库的独立性模糊。独立性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根本，独立的智库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和问题解决的方案。相反，则会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产生不利影响。而当下教育政策体制下，我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复杂，也导致了高校智库定位的模糊。一方面，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多属于高校下属单位，没有独立法人地位，因此缺乏一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很多高校教育智库为了得到政府的科研项目和基金，一味顺从政府的意志，使其研究成果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因此，我国高校智库大多依附于相关机构或部门、政府，存在较强的依附性，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难单独运行^[3]。

第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不强。高校教育智库不仅要关注政府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引导社会舆论，增强它的社会影响力。但是由于“学术本位”的思想观念，高校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文章发表、著作出版以及纵向研究项目申请上，与社会的联系并不紧密，忽视了对地区社会问题的探讨，与当地的组织机构和公众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很难发挥其社会影响力。

第三，对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偏弱。我国学者金晨指出：“高校智库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有效知识生产的质的下降，高校智库的成果难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亦无法满足实践需求。”^[4]政府决策部门对咨询的需求，通常来说通过相关政府类智库或科学院就能得到满足，对高校智库的咨询建议需求并不高。

三、对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1] McGann J.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8:61-66.

^[2] 梅新林, 鲍健强. 中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91-194.

^[3] 刘峰.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实然困境与破解路径思考[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 (6) :76-80.

^[4] 金晨. 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及其提升研究—基于一流高校智库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07) :63-69.

(一) 高校教育智库的外部建设

1. 加强资源整合，开展协同创新研究

“双一流”背景下，我国高校内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和学科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加强高校教育智库的学术资源整合，开展协同创新研究，要求高校教育智库能够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密集和协同研究的优势，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可靠的理论支撑。IOE 教育智库借助伦敦大学学院的平台，就相关社会问题，不仅与大学内其它院系的研究人员展开积极的交流合作，更是与大学外的其它研究机构，乃至与世界范围内其它相关组织进行合作。鉴于此，我们需要尝试打破大学内部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就现实问题出发，不仅加强高校教育智库与大学内其它类型智库之间的联系，更要加强同校外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高校教育智库人才密集的优势，开展协同创新研究。

2. 完善经费管理，拓宽资金来源

高校教育智库是专业的教育研究人员汇集的地方，建立符合高校教育智库运作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拓宽其资金筹措渠道则显得极其重要，这是激励智库研究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持高校教育智库独立地位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经费来源仍然以政府支持为主，以国家和省部级的研究项目为核心，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校教育智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IOE 教育智库研究经费和运营经费受到多方的资助，其中包括伦敦大学学院提供的保障性运营资金、政府的资助、委托方的研究经费以及其它基金会和社会捐助，研究经费来源的多样化是 IOE 教育智库能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经费管理制度，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维持其自由和独立的地位，这样才能对社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意见。

3. 拓展推广渠道，提高智库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曾提出：“一个顶级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1]智库的影响力就是通过智库本身产生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和改变外界决策的过程，是智库质量和独立性的一种体现。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History of brookings[EB/OL]. <http://www.brookings.edu/about>, 2019-9-28.

和提高。

首先，拓展高校教育智库的影响推广渠道，这是提高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手段。IOE 教育智库主要通过媒体与网络平台、期刊的发表和专著出版以及参与政策咨询等方式实现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且每年不定期举办面向公众的学术演讲和辩论，以及通过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YouTube 和 Podcasts 等社交媒体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多样化的传播推广途径，使其研究成果不仅能为政府的教育决策者所采用，同时也能够方便为大众服务。第二，保持高校教育智库的独立性，是实现其影响力的保障。首先，要保持思想上的独立，在教育政策及相关研究中用独立的、客观的思维进行分析和研究，避免来自政府等多方的干扰，确保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其次，保证资金来源的相对独立，在接受政府研究资金支持的同时，通过获得各类基金组织、企业及个人等的捐赠，并通过期刊发表、提供培训等方式积极筹措经费，减少高校教育智库对某一方的依赖性；同时，确保研究上的独立性，独立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方向以及研究主题，凭借自身的研究特色获得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

4. 健全舆论引导，服务地区发展

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推进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问题开始不断出现，比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协调问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等。解决这些教育的难题，需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冲突。然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无法很好地履行教育舆论的引导功能，以至于许多教育决策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而造成巨大损失。高校教育智库理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对一些公众有异议的教育政策进行系统分析，指明利弊得失，引导公众正确辨识教育政策方案，宣传和诠释教育政策，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同时，将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高校教育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IOE 教育智库与伦敦地方当局、伦敦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关注伦敦地区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以及公众展开积极的合作交流，共同将伦敦建设成一所世界一流的知识型城市。并且，IOE 教育学院专门设有与伦敦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为伦敦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与地区发展理应紧密联系，相互依赖，

互利共生，为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地区的发展又反过来为高校教育智库提供资源支持。

(二) 高校教育智库的内部治理

1. 重视人才培养，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教育智库是依托大学而存在的，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承担起人才培养的功能。学生不仅仅是高校教育智库培养的对象，更是它发展壮大自己、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资本。由于内容限制，本研究仅在高校教育智库“育人”方面作出相关论述。

一方面，强化高校教育智库人才培养的功能，重视对学生的培养，这是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区别于其它类型教育智库的重要标志。英国 IOE 教育智库、美国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等世界一流高校教育智库，都极为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相较于国外一流高校教育智库而言，我国对学生参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并不完善。另一方面，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不同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课程类型。在“育人”方面，我国高校教育智库更多的是为校内的学生提供相关的课程培训，鲜少有为面向社会的专业人士和组织提供的定制课程和培训。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理应在为校内学生提供相关课程培训的基础上，扩大培养范围，拓展人才培养模式，为校外其它专业人员和组织提供相关的定制课程，这也是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2. 健全绩效考核，重视研究成果评价

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是我国高校教育智库质量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因其类别的不同所实行的绩效考核制度具有较大差异，一部分高校教育智库参照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相对来说做的较好；另外一部分事业单位性质的高校教育智库，由于“铁饭碗”制度的存在，极大抑制了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在绩效考核方面依旧存在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在这方面，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应重视对智库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的评价，将其完成研究报告的质量和数量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不同的研究人员采用不同的聘任制度，长期聘任制与短期聘任制相结合，根据

绩效考核的结果决定研究人员的晋升、续约或者解聘。通过构建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促进高校教育智库的健康发展。

3. 改进管理模式，实行矩阵式管理

目前，国际上的高端智库一般来说都是实行矩阵管理模式。借鉴国外高端智库的管理经验，实行符合我国高校教育智库运行特点的矩阵管理模式，为跨学科研究搭建便利的平台，势在必行。在高校教育智库内实行矩阵式管理就是指：根据智库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课题的内容分别设立不同的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各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挂靠在一个研究部门之下，成立项目研究小组，到各管理部门组编项目小组的成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完成后，小组成员回归所属部门，等待加入新的课题研究小组，由此而形成高校教育智库的矩阵组织管理模式。

4. 转变研究范式，提高教育决策参与度

转变以往高校教育智库的研究范式，使智库研究成果更具操作性，符合教育决策者的需求，提高高校教育智库教育决策制定的参与度。首先，提升高校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的政策敏感性，及时捕捉政府的信息需求，对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突出问题意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开展相关研究。改变以往重视学术研究而忽视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向，将解决当下社会重要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一所真正的“智库”，就是要聚焦于决策服务的质量。与此同时，在高校层面设立成果转化机构，积极协调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和教育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我国已经提出建设中国新型特色智库的要求，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未意识到高校智库对于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比如伦敦大学学院所设立的 UCL 咨询公司，极大提高了校内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因此有必要在高校层面设立智库成果转化机构，一方面为智库研究人员的成果进行转化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加强智库研究人员同教育决策者之间的联系，使智库研究人员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从政府部门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

结语

高校教育智库是附属于高校，并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研究来影响和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高校教育研究机构。它是教育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教育咨询提供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但是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仍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对世界其它国家一流高校教育智库进行学习和研究，取其精华发展自身，则显得极为重要。

英国的 IOE 教育智库是世界上一流的高校教育智库，其发展历史早，教育研究水平高，代表着世界高校教育智库的顶尖发展水平。本文以 IOE 教育智库作为个案，对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研究，梳理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对其功能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并就组织管理、资源保障、人才培养、影响推广以及政策咨询等方面探究了其运行机制，以微观视角对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它是英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典型代表，坚持以英国社会的教育及相关问题为导向，旨在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自建立以来，它经历了多次社会变革和动荡，经过不断探索逐步构建起良好的运作机制，对英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其进行研究，能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组织管理模式的完善、研究范式的转变、资源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及高校教育智库服务功能的强化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但是，鉴于笔者理论功底方面的不足，以及在国外资料的收集和翻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等，本文在对 IOE 教育智库建设的探究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缺陷和不足，对我国各大高校教育智库未来发展的建议仍有待进一步的具体化。

参考文献

一、 著作类

- [1] (美) 安德鲁·里奇. 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 [2] 金彩红, 黄河. 新型智库研究丛书 欧美大国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 [3] 李建军, 崔树义. 世界各国智库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 [4] (加)唐纳德·E.埃布尔森,(加)斯蒂芬·布鲁克斯, 忻华主编.智库、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 实现影响力的路径[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5] 金芳等著. 西方学者论智库[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 [6] 王展鹏主编. 英国发展报告 2017-2018 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7] 袁曦临, 吴琼编著. 智库咨询理论、方法与实践[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8.
- [8] 黄誌. 大国智库 智者的江湖[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 [9] 王佩亨著. 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 [10] 周洪宇, 付睿, 邓凌雁. 国际思想库 国外教育智库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7.
- [11] (美)伯顿·克拉克 (Burton R.Clark) 主编; 王承绪等译.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12] Tessa Blackstone, William Polwden. Inside the Think Tank: Advising the Cabinet 1971—1983[M]. London: Heinemann,1988.
- [13] Robert Birnbaum,Paul J. Edelson. How Colleges Work: The Cybernetic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M].1988.
- [14]Cockett Richard.Thinking the Unthinkable:Think Tanks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M]. London:HarperCollins, 1994.
- [15]Stone Dia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FrankCass,1996.
- [16] Andrew Denham,Mark Garnett. British Think Tank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 [M].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 Abelson D E. Do think-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 Kingston: QC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8] Van Belle G, Fisher L, Heagerty P, et al. Biostatistics: A methodology for the health sciences [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

- [19] Stone D, Denham A.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0] Godfrey Oswald. Library world records[M].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2017.
- [21] Linda Miller, Claire Cameron. The SAGE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Policy[M]. London:SAGE Publishing,2017.
- [22]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Routledge,1997.
- [23]梅新林,鲍健强. 中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4] Lingaed B,Rizvi F.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M]. London:Routledge,2010.
- [25] Ball S J, Junemann C, Networks,new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M]. London: PolicyPress,2012.

二、期刊类

- [1] 余晖, 刘福才. 英国高校智库: 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 40(12): 59-66.
- [2] 李清刚. 论高校教育智库的治理重建[J]. 高教探索, 2017(09): 23-28.
- [3] 郭婧. 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09): 71-76.
- [4] 金晨. 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及其提升研究—基于一流高校智库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07): 63-69.
- [5] 陈东, 袁本涛. “做中思” —教育智库转型的新思路—以英国教育智库萨顿信托为例[J]. 教育探索, 2019(03): 100-108.
- [6] 庞丽娟. 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 教育研究, 2015, 36(04): 4-8.
- [7] 汪明, 贾彦琪, 潘新民. 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的困境及其对策[J]. 江苏高教, 2015(04): 39-41.
- [8] 郝平. 加快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J]. 教育研究, 2015, 36(01): 4-9.
- [9] 刘峰.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实然困境与破解路径思考[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 (6) : 76-80.
- [10] 李洋帆, 傅维利.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课程硕士培养现状及启示[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 (12) .
- [11] 张武升.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本质特征[J]. 教育研究, 2015, 36(04): 16-19.

- [12]黄可, 梁慧刚, 姜山, 黄健.国外思想库的发展特点与趋势[J].现代情报,2009,29(02):34-36.
- [13] Pautz Hartwig. British Think-Tanks and Their Collaborative and Communicative Networks[J]. Politics, 2014;34(4):345-361.
- [14] James S. The idea brokers: 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4): 491-506.
- [15] Stone Diane. Recycling Bins,Garbage Cans or Think Tanks?Three Myths Regarding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J]. 2007;85(2):259-278.
- [16] Medvetz T. Public policy is like having a vaudeville act: Languages of duty and difference among think tank-affiliated policy experts [J]. Qualitative Sociology,2010(4): 549-562.

三、报告类

- [1]UCL.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July 2018[R].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8.31.
- [2] Michael Hallsworth, Jill Rutter. MAKING POLICY BETTER Improving Whitehall’s core business[R]. London: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2011.
- [3]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to alternative provision[R]. Manchester: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8.
- [4] Unterhulter Elaine, North Amy, Ward Orlanda. Accountability for gender equality[R]. Paris: The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2018:1.
- [5]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9.
- [6] James G. Mc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8.
- [7] James G. McGann. 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7.
- [8] James G. McGann. 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6.
- [9] James G. McGann.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5.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著

[1]吴祥科,王向华. 建国 70 周年我国大学德育政策文本分析与反思[A];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9.

[2]吴祥科. 大学生学习文化生态机制的建构[N].中学生导报, 2019.9.23 (164) .

致谢

论文初稿完成于 2019 年 12 月份，此后便将其搁置一旁。如今再次拾起，不免感慨万千，曾经几时了然于胸的内容，如今却也陡添了几分陌生感。

在写作过程中，最为感谢我的导师王向华教授，感谢老师三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诲，于生活中、于学习上对我的关心和指导。老师的每一次教诲，我都倍加珍惜，因为将来的日子，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正是老师这种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深深影响着我论文写作的每一步，包括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而我却屡次在学术规范上出现不同的问题，每次想到这里，都感觉有负师望，羞愧难当。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老师一直在批评指正，从未放弃。诸多点滴，难以穷尽师恩，只能融入今后的生活当中，感恩与愧疚之情同在。

感谢学校诸多的任课老师，他们包括：陈大兴老师、孙秀玲老师、郭峰老师、唐汉卫老师、于洪波老师、乔资萍老师、崔春龙老师、王康宁老师等。感谢诸位老师在我读书期间传授的专业知识。感谢我的同学以及舍友，他们包括高倩同学、宋以国同学、管西鹏同学、徐广华同学、王凯凯同学，感谢他们对我的论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此过程中，尤其感谢高倩同学对我论文做出的校订工作。与此同时，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包括郝玉麒、将新禄、杨志以及段立进，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与帮助。

最后，最为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是他们一直以来在背后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支持我，鼓励我，二十多年来，未曾改变。此情此恩，无以为报。

写作的过程中，有低谷也有高潮，有痛苦也有欢乐，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滋味。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是我在求学道路上最为珍贵的时期，三年里，有遗憾，也有希望。无论未来的日子如何，我必将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